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解集書漢後  
(三)

解集謙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後漢書集解

(三)

王先謙集解

學基叢本書

# 孝靈帝紀第八

後漢書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孝靈皇帝諱宏。

謚法曰。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曰。宏之字曰大。〔集解〕沈字曰。據伏湛傳注。章懷親見伏侯古今注。其書終於質帝。不及桓帝。今桓獻二紀。注俱無伏侯古今注曰六字。獨此紀有之。蓋傳寫者妄增耳。

肅宗

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震。世封解瀆亭侯。

淑以河間王子封爲解瀆亭侯。震襲父封。故言世封也。解瀆亭在今定州義封縣東北也。〔集解〕錢大昕曰。按董皇后紀亦稱

解瀆侯震。獨河間王開傳作長。古書長震多通用。

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光

祿大去劉備。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奉迎。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妬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室。上慊慊春

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城上烏。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言變夷叛逆。父旣爲軍吏。子弟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妬女工數錢。言審旣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受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求見。卿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己亥帝到夏門亭。

東觀記曰。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

使竇武持節呂

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初立爲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棟案魚豢典略云。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

官用事。排疾士人。與范書合。汪文臺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謝承書云。靈帝善鼓琴。吹洞簫。

改元建寧。目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尙書

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冊書云。故太尉陳蕃忠亮譽謗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尙書事。

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宜陵。

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高十二丈。周三百步。

廟曰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大赦天下。賜民爵及帛各

有差。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

山在今原州高平縣。逢一作途。〔集解〕惠棟曰。漢之高平唐之平高縣。當作平高。先謙曰。卽今固原州。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

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皇后。考爲孝仁皇。

〔集解〕先謙曰。御覽百九十九引續漢書云。帝封河間王子庚爲濟南王。奉孝仁祀。

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

園慎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爲二皇陵。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鄧免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食

之。詔公卿呂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爲衆所歸

者皆詣公車。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京師雨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

涇陽縣名

屬安定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也。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九月丁亥。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按長歷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當從袁紀

作辛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

皇太后遷于南宮。

太后與竇武密謀欲誅曹節今武等既誅故太后被遷

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

爲司空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繛贖各有差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太僕沛國

聞人襲爲太尉。

姓聞人名襲字定卿風俗通曰少正卯晉人其後氏焉

十二月鮮卑及濶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三月乙巳尊慎園董貴人爲孝仁皇后。

續漢志曰置永樂宮儀如桓帝尊匱貴人之禮

夏四月癸巳

大風雨雹。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拔郊道樹十圍以上百餘株

詔公卿呂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六月司徒劉

寵爲太尉太常許訓爲司徒。

訓字季師平輿人

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

囂字重寧〔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秋七月破羌

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平。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越賊。〔集解〕通鑑胡注山越本納王祖故曰山越。

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

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

〔集解〕錢大昕曰按黨錮及竇武傳皆作朱禹此作瑀誤同時有長樂五官史朱璫乃宦官黨於曹節者見竇武傳此別是一人。

穎川太守巴肅

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

鉤謂相牽引也事見劉淑李膺傳

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

從者錮及五屬。

五屬謂五服內親也

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續漢志曰建寧中京

都長者皆以革方笱爲裝具時有識者竊言革笱郡國獻餼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笱中

庚子晦日有食之。

〔集解〕王會汾曰晦監本訛朔從宋本改按上文已序冬十二月事係此語於年終當作晦字

元年二月食皆在十月晦晦而日食司天者失其御也。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郭禧爲太尉。

字公房扶溝人也禧音僖

〔集解〕惠棟曰續志右扶風以聞

趙明誠曰郭氏世爲陽翟人自躬以下皆葬陽翟其墓尚存今太尉郭禧碑缺處猶有陳留扶溝字疑禮營寓居是邑其卒也返葬故鄉注遂以爲扶溝人恐誤洪适云案郭禧碑既云扶溝墓門應劭漢官儀又云孝靈太尉扶溝郭禧郭曼碑云禧之子五原守洪奉樞歸葬舊鄉則史

歸葬舊鄉則史鮮卑寇并州是歲長樂太僕曹節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九十八引袁山松書是年爵乳母趙克爲平氏君注初不誤也

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梁相以聞。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

〔集解〕惠棟曰。案後碑。禧罷爲太中大夫卒於光和二年。

〔集解〕

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大鴻臚喬玄爲司空。

〔集解〕惠棟曰。

東鼎銘云九月執金吾董寵下獄死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

東平陵縣名屬濟南國故城在今濟州東

鬱林烏滸民相率內屬。

烏滸南方

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集解〕惠棟曰。異物志烏滸者南夷別名也。其種族爲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之者則仇而食之。

四年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百十六引謝承書云是年河南上言二鳳皇二鸞鳥集原縣。

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目下各有差唯黨

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

〔集解〕惠棟曰。案蔡質漢官典職儀載建寧四年七月立

宋皇后儀稱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襲於三月罷不應七月尙輿立后之事何焯云蔡氏所載是詔書不應有誤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

太僕李咸爲太尉。

字元卓汝南西平人。〔集解〕惠棟曰。蔡邕李公碑咸孝和皇帝時爲尚書。

歷僕射今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遷太尉

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司徒許訓免司空橋

玄爲司徒〔集解〕惠棟曰。申鼎銘云三月丁丑夏四月太常來豔爲司空。

豔字季德南陽新野人。〔集解〕惠棟曰。華嶠書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五月河東

地裂。

〔集解〕惠棟曰。續志。十二處裂。合長十  
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雨雹。山水暴出。

〔集解〕惠棟曰。續志。  
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秋七月。司空來黜免。癸丑立貴

人宋氏爲皇后。

執金吾宋鄭女。前年入掖庭。爲貴人。  
〔集解〕何焯曰。禮儀志載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綬者。乃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

司徒橋玄免。太常宗俱爲

司空。

俱字伯儼。南陽安衆人。  
〔集解〕惠棟曰。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伯子司隸校尉河內太守均。均族兄遼

東太守京京子司隸校尉意。意孫司空俱。司空俱碑云。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公以察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

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

少府令僕太常。遂拜司空。前司空許栩爲司徒。冬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二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長樂太僕侯覽有罪。自殺。六月。

京師雨水。癸巳。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

人。

時有人書朱雀闕云。天下大亂。公卿皆尸祿。故捕之事見宦者傳。

冬十月。勃海王悝被誣謀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

生自稱越王。寇郡縣。

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集解〕何焯曰。許生。吳志作許昌。許昭作許韶。惠棟曰。天文志。臧洪傳。皆作許生。晉諱昭。故作韶。當從本紀。

遣揚州刺史

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破之。

〔集解〕惠棟曰。黃天文志作寅。通鑑同。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鮮卑寇并州。

是歲，甘陵王恢薨。〔集解〕錢大昕曰：清河王慶傳：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別無名懷者。考理以桓帝建和二年封至嘉平元年恰二十五年。則恢與理實一人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丁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午，大赦天下。召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集解〕惠棟曰：李公碑：公遷台司，位太尉，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平四年薨。

師遷坐誣罔國王，下獄死。

〔集解〕惠棟曰：陳思王寵也。臣賢案：陳敬王傳云：國相師遷，又東觀記曰：陳行相師遷，參沛相魏悟前爲陳相。

前相魏悟，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國相師遷，誣告其王，皆誅死。注當云：沛相魏悟，坐前爲王相時，無輔道之功，所爲不端。陳相師遷，坐誣罔國王，病下獄死。范史沿襲舊史，衍沛相而脫陳相也。

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

海水溢。

〔集解〕續漢書：珍，中常侍唐衡弟。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穎川唐珍爲司空。

〔集解〕惠棟曰：案世系：珍四世祖尚書令林王。葬封建德侯。生蔚、固、疋、征。

居穎川，生武威長惠。惠生侍御史賁。賁生珍。續漢書：珍，中常侍唐衡弟。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太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

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嘉平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三年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大常陳耽爲太尉。

耽字漢公。東海人也。

三月。中山王暢薨。無

子國除。

〔集解〕錢大昕曰。按中山王焉傳。穆王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是暢本有子。而國亦未卽除也。

夏六月。

封河間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秋洛水溢。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繩贖。十一月。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大破許

生於會稽。斬之。任城王博薨。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

罷。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集解〕惠棟曰。羊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關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尙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鑄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闕。若璩云。案洪氏隸釋。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甫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經言。

封河間王建孫佗爲任城王。

建桓帝弟也。〔集解〕錢大昕曰。建武十王傳。佗爲建子。非建孫。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

園災。成帝陵也。今咸陽縣西。

遣使者持節告祠延陵。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二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

利。

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集解〕劉放曰注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字訓爲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爲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云。

令郡

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日上勿收責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繫贖拜沖帝母

虞美人爲憲園貴人。

順帝虞美人也。憲園在洛陽東北。

質帝母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

渤海孝王鴻之夫人也。

改平準爲中準。

漢官儀曰平準令一人秩

六百石也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呂闈人爲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顥討平之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

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東觀記曰使

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爲嵩高山。〔集解〕惠棟曰堂谿典嵩高山闕銘曰中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趙明誠曰漢史云五年誤也。

大雪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

輕繫休囚徒五月太尉陳耽罷司空許訓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訟謂申理之也其言

切直帝怒櫄車送槐

里獄掠殺之也

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月壬戌太常南陽劉逸

逸字大迴安衆人

爲司空秋

七月太尉許訓罷光祿勳劉寬爲太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

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

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定薨，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漢官儀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並秩二百石無員。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黃龍見譙。〔集解〕惠棟曰：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曰：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徵也。

六年春正月辛巳，大赦天下。二月，南宮平城門及五庫東垣屋自壞。平城門，洛陽城南門也。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厥妖城門自壞。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鮮卑寇三邊。謂東西與北邊。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衛尉陳球爲司空。〔集解〕惠棟曰：錢大昕曰：球傳其時爲廷尉，非衛尉。惠棟曰：球後碑乃遷衛尉，遂作司空。球傳不載。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其由衛尉遷司空也。

校尉夏育出高柳，並伐鮮卑晏等，大敗。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集解〕惠棟曰：續志趙相以聞。太尉劉寬免。帝臨辟雍，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鍊贖。十一月，司空陳球免。〔集解〕惠棟曰：本傳以地震免。十二月甲寅，太常

河南孟穀爲太尉。

穀字叔達。音乙六反。〔集解〕錢大昕曰：按成陽塊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偃師（即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治尚書經歷典六郡，威教若神，卽其人也。穀與郁同碑立於永康元年，至嘉平六年，相距十年矣。注云字叔達。

而碑云敬達，叔敬二文相似，碑已亡失，莫能決其然否。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

之弟惠棟曰：案郁當作穀。郁字敬達，河南偃師人。桓帝永嘉初，爲濟陰太守。見隸釋蜀志誤以郁爲穀也。

庚辰，司徒楊賜免。

太常陳耽爲司空。

鮮卑寇遼西。永安宮之太僕也。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太尉孟穀罷。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

滂字公喜。〔集解〕惠棟曰：滂爲梁相良之孫，良字厚卿，扶樂人，少子璋，謁者生滂。袁宏紀曰：滂字公熙，閔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

中立於朝，故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生。

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十字，文選任昉讓吏部封侯表注引華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羣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

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蠶爲司空。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

夏四月丙辰地

常常山張顥爲太尉。

顥字智明。搜神記曰：顥爲梁相，新雨後有鵠飛翔近地，令人撻之，墮地化爲圓石。

顯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集解〕何焯曰：續漢書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東觀

記曰。白衣人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

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

東觀記曰。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餘丈。形貌似龍。

秋七

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

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據揚賜傳云。墮嘉德殿前。文臺曰。初學記二引薛瑩書云。虹晝見御所居崇德後殿前庭中。色青赤。

八月有

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張顥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司空來蠶薨。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點以久病罷。不云薨也。

冬十月。屯騎校尉

袁逢爲司空。皇后宋氏廢。后父執金吾鄆下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箕四度箕爲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后。

十一月。

太尉陳球免。

〔集解〕惠棟曰。本傳以日食免。

十二月丁巳。光祿大夫橋玄爲太尉。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人。

京房易傳曰。諸侯相

伐。厥妖馬生人。

〔集解〕惠棟曰。

續志。司徒長史馮巡馬所生也。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

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

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集解〕惠棟曰。桓範世論云。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

錢積如屋。封塗漆書。傅子曰。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太尉

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頌數征伐。有大功。

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三月。司徒袁滂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二月丁巳免。

大鴻臚劉邵爲司徒。邵字季承。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劭，誤案邵漁陽泉州人，先爲濟陰太守，見帝堯碑。續漢志曰：御史劉縚，建議立靈帝，以儼爲侍中，侯覽爲其親近，逼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邵，致位司徒也。

乙丑，太尉橋玄罷，太中大

夫段熲爲太尉。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罷。

太常張濟爲司空。

濟字元江，細陽人。

〔集解〕惠

棟曰：濟，張酺曾孫，見酺傳。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並下獄死。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時上祿長

和海上言

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訓，帝從之。

〔集解〕先謙曰：

東平王瑞薨。

〔集解〕先謙曰：

五月，衛尉劉寬爲太尉。秋七月，使匈奴中郎

將張修有罪，下獄死。

時張修擅斬單于呼微，更

立羌渠爲單于，故坐死。

冬十月甲申，司徒劉邵、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

和海上言

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十二月，光祿

勳楊賜爲司徒。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河間王利薨。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京房易傳曰：二首下不一也。

厥妖人生兩頭。

〔集解〕惠

曰：續漢志曰：雒陽上西門女子生兒，兩頭異脣，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糴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

公府，三公府也。駐駕，停車處也。廡，廊屋也。

音無禹反。續漢志云：南北四十餘間壞。

三月，梁王元薨。

夏四月江夏蠻叛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尙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集解〕顧炎武曰尙書上脫古文二字

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秋表是地震涌水出表是縣屬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集解〕惠棟曰續志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氏與是古字通先謙曰在今肅州高臺縣西八

月令繫囚罪未決入繩贖各有差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

二星名也

鮮卑寇幽并二州十二月己巳立貴人

何氏爲皇后

南陽宛人也車騎將軍何貢女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在十一月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

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洛陽宣平門外

也

四年春正月初置驃驥丞領受郡國調馬

驃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集解〕何焯曰調馬爲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注謂徵發似誤

豪右辜權馬一匹至

二百萬

前書音義曰率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二月郡國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交趾刺史朱儁討交趾合

浦烏滸蠻破之六月庚辰雨雹

續漢書曰雹大如雞子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

〔集解〕惠棟曰續志此羽孽也沈約云五色大鳥見新城民皆謂之鳳皇先謙

曰新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南羣鳥隨之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衛尉許

穢爲太尉。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三公云：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穢、季軼、許劭，撰太尉碑言：穢自司農遷衛尉也。袁宏紀作許郁。案：穢，諫議大夫荊之孫也。荊在衛吏傳。

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

碑言

巷署災。

永巷宮中署名也。漢官儀曰：令一人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

〔集解〕劉放曰：注侍使案：使當作史。卽給尚書郎侍史之類。

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

〔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爲司徒。考異以爲誤置閏於去年案：長歷此年閏十月，以紀考之，閏九月是。

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

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

續漢志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令長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

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襲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集解〕汪文臺曰：續五行志注：弄狗下有以配人三字。又駕四驥，帝躬自操

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

續漢志曰：驥者，乃眼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驥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驥也。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百四十五引續漢書云：帝好

胡服，胡飯，京師

貴戚皆競爲之。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免。夏四月旱。太常袁隗爲司徒。五月庚申，永樂

宮署災。

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巴郡板楯蠻詣太守曹謙降。癸酉，令繫囚罪未決。

入繢贖。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冬十月太尉許禡罷。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禡坐辟召謬錯免。

太常楊賜爲太尉。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巡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集解〕惠棟曰典略云帝幸太學自就碑作賦。

六年春正月日南微外國重譯貢獻。二月復長陵縣比豐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圃囿署。呂宦者爲令。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今年夏大旱。縱使秋成。

亦不得爲大有年。史雖書之非實也。汪文臺曰。書鈔百五十九引續漢書所載與范書同。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

〔集解〕官本考證曰師當作帥。萬當作方。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爲萬。復緣

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惠棟曰萬袁宏紀作坊今作萬疑万字之誤案何晏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李善云聲類曰方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蓋張角列部署爲三十六坊各有甲乙以別之也。

皆著

黃巾同日反叛。

續漢書曰三十六萬餘人。

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呂應之。安平王續。

三月戊申呂河南尹何進爲大將

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

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轎轘、旋門、小平津、孟津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東北漢函谷關新關之南塞也。水經注惠水流逕關城北二十里其城西走塞

垣東抗惠水八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時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若關都尉官治此與黃巾合謀悔之無救帝懼皆赦之

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

朱儁討潁川黃巾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

盛字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溫爲司空朱儁爲黃巾波才所敗

〔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波姓也

伯能

〔集解〕先帝以章示常侍故下獄也

侍中向

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

〔集解〕時鈞上書曰今斬常侍懸其首於南郊以謝天下卽兵自消

也帝以章示常侍故下獄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均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

陵邵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

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五月皇甫嵩朱儁

復興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

〔集解〕長社今許州縣也故城在長葛縣西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頡郡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爲

南陽太守督鑿齒襄陽擊張曼成斬之交趾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趾刺史賈

耆舊記曰頡字初起

琮討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黃巾於西華

〔集解〕西華縣屬汝南郡在今陳州項城縣西

詔嵩討東郡朱儁討南

陽。盧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植抵罪。

植連破張角。垂當拔之。小黃門左豐言於帝曰。盧中郎固蠱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滅死一等。〔集解〕先謙曰。廣宗在今廣平府威

縣東。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續漢志曰。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爲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集解〕惠

棟曰。續志。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注所引續漢志。乃光和二年事。爲失考也。

案張魯傳。祖父陵父衡。皆爲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張修。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修。非其父也。

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

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屢以米五斗。號爲五斗米師。〔集解〕惠

黃巾戰於倉亭。獲其帥。

其帥卜已也。倉亭在東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發棺斷頭。傳送馬市。

呂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

嵩與黃巾賊戰于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迺戮其屍。

〔集解〕先謙曰。梁。傳送馬市。

河南尹徐灌下獄死。八月。皇甫嵩與

甫嵩又破黃巾于下曲陽。

〔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斬張角弟寶。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目金城人邊

章。韓遂爲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

伶姓也。周有大夫伶州鳩。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黃巾別帥孫夏。詔

減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

薨無子國除。〔集解〕錢大昕曰：下邳王衍傳中平元年意薨，子哀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風俗通曰：亦作人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是意亦有子。

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是意亦有子。

操持兵弩，一一備具。

續漢志曰：龍蛇鳥獸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二年春正月大疫，琅邪王據薨。

續漢志曰：時燒靈臺殿、樂成殿，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驩殿。

己亥廣陽

門外屋自壞。洛陽城西南南頭門也。

〔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癸亥，予以四分術推得是年二月庚子朔，不得有己亥日。

紀誤 稅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

黑山賊張牛角等十

餘輩並起，所在寇鈔。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

討之，不剋。夏四月庚戌，大風雨雹。五月，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南張延爲太尉。

延字公威，歆之子。〔集解〕惠棟曰：延河內人，誤作河南。

秋

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呂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九月，特進楊賜爲司

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

〔集解〕錢大昕曰：以四分術推是月丙申朔無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也。月日必有一誤。

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

相字公弼，平與人許訓之。

子〔集解〕惠棟曰：延熹六年，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汝南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鄙仰。栩門承風而廳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棟案劭本傳云：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諳事宜，故自致台司，數遺詣劭。劭終不候。

之相平。興人與劭同。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溫破北宮伯玉於美陽。〔集解〕先謙曰：

在今乾州。因遣盜寇將軍周慎追擊之，圍榆中。縣名。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蘭州府金縣西北。」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

羌。慎卓並不克。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歲造萬金堂於西園。〔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云：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引取司農金錢繪帛積之於中。洛陽

民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其音中黃鍾也。子爲黃鍾。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天祿獸也。時使掖廷

令舉嵐鑄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闕外。鐘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寶碑旁有兩石獸，鏤其膚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集解〕惠棟曰：前書西域傳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面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爲妖癮。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還如其言。汪文臺曰：御覽九百四十九華嶠書云：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車騎將軍趙忠罷。秋八月，懷陵上

有雀萬數悲鳴因鬪相殺。懷陵、沖帝陵也。續漢志曰：天戒若曰。

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相自害也。

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前太尉

張延爲宦人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袁山松書。是年雲氣如足相次重疊彌天。

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中牟今鄭州縣劉艾紀曰：令落皓及主簿

潘業臨陣不顧皆被害。〔集解〕先謙曰：中牟在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姓苑洛氏本作落。

己亥南宮內殿眾恩自壞。

前書音義曰：眾恩連闕曲閣也。音浮思。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

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

變戰沒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溫免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

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

宮字元雄。〔集解〕惠棟曰：宮先爲蒼梧太守見吳志士變傳。

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

劉艾紀曰：上西門外劉著妻生也。〔集解〕惠棟曰：此言舉兵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衍。

申事注誤引也。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

〔集解〕劉放曰：按他處叛賊未嘗言舉兵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衍。

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

東太守楊終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楊紘。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

劉虞傳作箕稠。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

〔集解〕劉放曰：按張舉自

稱天子誤。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繫贖。冬十月，零陵人觀鵠出一兵字。

觀姓鵠名。〔集解〕惠棟曰：吳志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與此異也。自

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十一月，太尉崔烈罷。

大司農曹嵩爲太尉。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當時賂中官

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十二月，休屠各胡叛。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集解〕何焯曰：光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

傳世也。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丁酉，大赦天下。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郭太等。

〔集解〕惠棟曰：太本作泰范氏以家諱改也。

起於西河白波谷。

〔集解〕惠棟曰：薛瑩漢書亦言郭太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鎮。西河在洛陽北千二百里。通鑑據宋白續通典以爲在河南河清縣者非。先謙曰：孝獻紀首李注引薛書作白波。

谷稱白波賊。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夏四月，汝南葛陂黃巾攻沒郡縣。

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據章懷注，陂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項城縣南。明統志云：在汝陽縣西南。一統志駁之。

太尉曹嵩罷。五月，永

樂少府樊陵爲太尉。

陵字德雲，胡陽人也。

六月丙寅大風。太尉樊陵罷。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郗儉。自稱天子。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祇等聚衆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案蜀志、儉河南鄆師人，都正之祖父也。

又寇

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

郡國七大水。

〔集解〕惠棟曰：

案袁山松書：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七縣也。

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

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方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統於蹇碩。

司徒許相罷。

司空丁宮爲司徒光

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

字子高。

安衆人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匈奴傳

六年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爲寇，紀誤。

遣中郎將孟益。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孟溢。

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冬十月壬午，御殿

後槐樹自拔倒豎。

〔集解〕劉攽曰：熹平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又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年數月日無少異者，蓋必有一誤。

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

平樂觀在洛陽城內。〔集解〕劉攽曰：中平五年十月，又書甲子，帝稱無上將軍云云。五年亦無此異。惠棟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平樂觀名也，爲土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觀，在城西也。汪文臺曰：水經穀水注引華嶠書云：帝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

住大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先謙曰：續漢書十二重作十重，見書鈔及御覽七百二，以下文九重高九丈例之。華書蓋衍二字。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

軍皇甫嵩救之。遣下軍校尉鮑鴻討葛陂黃巾。巴郡板楯蠻叛，遣上將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時烏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薊中，故瓚追擊之。石門山名，在今營州西南。集解是歲改刺

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

惠棟曰：水經注：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嶮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

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

獄死。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集解〕惠棟曰：續志，其月決辰宮車晏駕。

太尉馬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爲太尉。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三月乙丑，光祿劉

虞爲大司馬。

丙辰，帝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張璠漢紀，年十四。

尊皇

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帝協爲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

進參錄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

時蹇碩謀欲立渤海王，協發覺。

〔集解〕劉攽曰：正文蹇碩下獄案，碩以此時誅，明少一死字。

五月辛巳，驃騎將軍董重下

獄死。董重、皇后之弟子也。(集解)陳景雲曰：皇后上脫孝仁二字，據皇后紀當云兄子，注弟子亦誤。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在洛陽西

北三十里，陵高十丈，周回三百步。雨水秋七月，甘陵王忠薨。庚寅，孝仁皇后歸葬河間慎陵。徙渤海王協爲陳留王。司徒

丁宮罷。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宦者庚午。

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何進部曲將吳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

復劫少帝陳留王。(集解)黃山曰：少，爲未成乎帝之名。說詳安紀。或援春秋晉獻公卒，奚齊立，未踰年見弑，不稱君，疑此亦不當稱帝。尤誤無論天子卽位不待踰年，况帝辯安帝嫡長，卽位已再改元，未聞失德，賊臣董卓廢而弑之，卓

誅，原當復號立謚，遭時紛亂，大禮未行，豈奚齊庶孽可比乎？走小平津。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續漢志曰：時京師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

讓、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曰：陝州平陸縣小平津，張讓劫獻帝處。南岸有句陳壘，尚書盧植追讓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

獻帝春秋曰：河南中部據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北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責讓等曰：君以閹宦之隸，刀鋸之賤，越從污泥扶侍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爲貴，劫迫帝王，蕩覆王室，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姦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又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集解)通

鑑胡注。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爲掾。御覽引獻帝春秋曰。比曉到河上。注脫曉字。復誤比爲北也。

亦可通。詳余詩三家。

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

〔集解〕通鑑胡注。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幕。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辛未還宮。

〔集解〕陳景雲曰。上文已書辛未不應複書。

大赦

義集疏。豳風東山篇。

天下改光烹爲昭寧。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爲司空。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九十六引續漢書云。卓住兵屯

陽苑。使者就拜司空。

〔集解〕先謙曰。王後事詳皇后傳。

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

〔集解〕先謙曰。王後事詳皇后傳。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誦二世。指鹿爲馬。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迺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亥曰。丞相誤也。以問羣臣。左右或言馬。或言鹿者。高皆陰法中之。自此左右不敢言之也。

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

時宦官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之。乃使趙忠等諫曰。人君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散離。自是不敢復登臺榭。見宦官傳。

故知亡

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常之爲靈也。優哉。

〔集解〕惠棟曰。左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汪文臺曰。御覽九十二引薛瑩贊云。漢氏中興。至於延平。而世業損矣。冲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奸

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祇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於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

侯卿士降於卑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擢升賢俊。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擅於下位。遂至姦邪讒起。法防墮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春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擾動。人人思亂。

〔書鈔引作天下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卽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帝

徵亡備兆。小雅盡缺。

詩小雅曰。小雅廢則四夷

麋鹿霜露。

遂棲宮衛。

史記曰。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于姑蘇之臺。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言帝爲政貪亂。任寄不得其人。尋以獻帝遷播洛陽丘墟。故麋鹿棲宮衛也。

衛協韻音于別反。



# 後漢書集解卷八校補

靈帝紀。桓帝崩無子。侯康曰。御覽卷六引豫章列士傳。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出。叔達仰首曰。王老聚星。今宮中宿策馬星不出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子卒。遂止。據此則桓帝嘗有子。但早殤耳。其生何名。卒何年。則不可知。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

錢大昭曰。史晨後碑。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

到官據此。則是月爲戊寅朔。不得有戊辰。本紀誤。

今案下文五月朔爲丁未。逆推四月小盡。恰爲戊寅朔。其不當有戊辰。日甚明。但查袁紀亦書夏四月戊辰。以王暢爲司空。則誤不自范書始。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一歲日再食。前書五行志所紀。春秋惟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漢惟高三年、文三年。續志所紀。亦惟靈建寧元年。光和元年。五行家案驗後來言之鑿疇人考歷亦謂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則仍以謂日行差次之適然。近世推步益精。乃知每十八年。

日食當四十一次。月食當二十九次。逐年日食次數恒多於月食。特月食時。全球共見。日食惟一處能見之耳。然自春秋乾兩漢中國一歲日再食者。亦必不僅如兩志所紀。史官不見則略之。而案驗後來。直無其事矣。

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

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謝承書。聞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醫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飧之費。

執金吾董寵下獄死。董同董寵孝仁后兄坐矯  
后屬請獲罪事見后紀

攻東平陵。注：東平陵，縣名，屬濟南國，故城在今濟州東。今在濟南府歷城  
縣東七十五里。

太尉聞人襲免，集解惠棟曰：至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案袁紀建寧四年三月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  
玄以災異免免太尉者不作聞人襲其他拜罷亦多與

范書異則  
何說信也。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案續志但云  
郡國三水

遺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注：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  
監也。錢大昭曰注監字當在上無鹽下閩  
本不誤案官本注末無監也二字集解劉攽曰：注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  
監字訓爲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爲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云。  
今案官本依監本轉刊，監本注末亦無監也字。故劉氏刊誤直欲於無鹽下補監字。是本注末原有監也字，故錢氏辨疑，但據閩本，  
謂監字當在無鹽下。惟據上說，則紀鹽監爲地名注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句正釋紀鹽監二字此監字亦仍不可移去。

無鹽下亦仍係另脫一監字。閩本或出臆改未必可信也。蒲州唐爲河中府。注仍稱蒲州。當是章懷作注時尙未改。續志河東郡安邑有鹽池。無鹽城。唐百官志亦有鹽池監。無鹽城監。劉氏謂城當作池。是也。惟說文訓鹽池者乃鹽字非監字。劉忽郢書燕說殊難索解。豈劉疑監本鹽之譌。其刊誤中亦有脫文耶。續志水利掌於司空。守宮令係少府屬官。而遣使穿渠者。史記河渠書河東守潘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子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蓋此項渠田租稅後漢仍入少府。故穿渠仍遺少府屬官耳。

太常南陽劉逸注。逸字大迥。官本注

無逸字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至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繩牘。錢大昭曰癸丑續志作癸酉。依本紀十月爲癸丑朔。則是月不得有辛丑。辛亥。依續志爲癸酉朔。則是月可以有辛丑。而辛亥終當在下月。紀疑有誤。今案續志是本雖作癸酉。官本仍作癸丑。與紀無異。京師地震。則續志各本皆作辛丑。惟袁紀於癸丑朔日食下接書地震不另出日似兩事同日。辛丑或卽癸丑之誤。至辛亥誤否。則其事無可考矣。

太常河南孟懿爲太尉注。懿字叔達。音乙六反。集解錢大昕曰。至蜀志誤以郁爲懿也。

侯康曰後漢書考異及補表皆以孟懿孟

郁爲一人。惠氏分之是也。蜀志孟光傳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若濟陰太守碑則偃師人。是縣不同也。章懷注懿字叔達。濟陰太守碑字敬達。是字不同也。懿郁雖可相通。而實分二字。故說文兩收之。是名不同也。蜀志之誤無疑。今案袁紀孟懿之懿卽皆

作郁則援說文爲之分辨終是不確蓋後漢實有兩孟郁蜀志孟光傳所引本卽此紀之孟穀志注所稱中常侍孟貢之弟也明年穀罷太常常山張顥繼爲太尉顥亦卽中常侍張奉之弟宦族方盛事同一轍蜀志初不誤至濟陰太守碑立於桓帝永康元年碑中明言諱郁則前卒已久抑無爲太尉之事固與范書陳志皆不相涉自別爲一人

始置鴻都門學生注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集解汪文臺曰至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侯康曰後魏書江式傳開鴻都時諸方獻篆無出蔡邕者張懷瓘書斷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召尙方書于洪都學原注二人並見謝承後漢書今案汪氏所引二事已詳見蔡邕傳

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注時上祿長和海上言集解先謙曰上祿長和海官本作和浮非惠棟曰和浮黨錮傳作和海是惠所據本紀亦作浮也姓譜和本義和之後一云卞和後

東平王瑞薨集解官本瑞作端錢大昭曰瑞當作端閩本不誤是錢所據本亦作瑞也觀東平王蒼傳原作端則作瑞明誤

立貴人何氏爲皇后注車騎將軍何貢女也洪亮吉曰貢當作眞傳寫誤后本居家立一歲後始贈此職此注卽云車騎將軍女恐非案袁紀后父眞贈官及追封侯均在下年與后紀合注誤惟后

爲貴人時，后兄進已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明見進傳，不應后父尙未贈一官，疑贈官在前，追爵謚在後，史連類書之，遂先後無別。章懷注或又別有所本也。后出居家，后紀進傳贊並同袁紀，但云以良家子選入掖庭，不曰居家也。

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錢大昭曰：東海續

五行志作北海

安平王續有罪誅。錢大昭曰：續，本傳作績。案安平乃樂成改封。傳謂樂成靖王傳也。惟此本傳作績。宜本仍作續。與紀同。觀通鑑引傳文亦作續。則作績者誤。

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注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集解惠棟曰：至必許相之誤也。案惠意汝南先賢傳誤其說是也。相父子事見許劭傳。劭平輿人。訓其從祖敬之子。相固其兄弟行也。訓以建寧二年爲司徒。閱十六年而相爲司空。又二年亦爲司徒。均具靈紀。所謂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與先賢傳合。又呂強傳言相由侍中爲列侯。繼爲藩輔。不念爾祖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亦與劭傳所謂能詔事宜官。故自致台司封侯合。則先賢傳所稱許劭宗人。其即爲相無疑矣。若許栩、潁川鄆人。與劭既不同縣。斷非同宗。其爲司徒。尙在桓紀延熹六年。更六年。相父訓始爲司徒。劭與栩尤時不相接。何謂不過其門乎。

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頤。案慈並攻沒六縣。羊續繼爲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討平之。附見續傳。

初置西園八校尉。注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凡八校尉皆統於塞碩。

案袁紹傳注亦引此節。載記惟湧于瓊作湧于燮。小異。又何進傳載西園八校尉不著左

右校尉何人。如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進傳則無左字。湧于瓊爲右校尉。進傳則作爲佐軍校尉。至袁紹爲中軍校尉。不著左無異。而紹本傳並作爲佐軍校尉。袁紀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黃門塞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

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四校尉職名進傳及載記固皆相合。而助軍校尉亦不著何人。且並無八校尉之名稱。故通鑑專取樂資說以載記究較詳審也。

卷

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注石門、山名。在今營州西。案瓚本傳作戰於屬國石門。傳注作在今營州柳城西南。視紀爲詳。集解惠棟曰。

水經注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案言溫水誤說在鮑邱水篇溫泉水下。酈注明載瓚戰事故。惠氏取之。然顧炎武日知錄謂水經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據顧說。

則酈注蓋

不足取

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何進傳讓珪等爲謬。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詔出僞爲故稱僞。許相曾否爲少府無考。袁紀作故司空許相。亦誤。相於中平四年已由司空爲司徒。五年

始罷也。

遂趨宮衛。注衛協韻音于別反。官本衛字在協韻二字下。

# 孝獻帝紀第九

後漢書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已。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集解〕惠棟曰續志靈帝少子。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卽位。封帝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甲戌卽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董卓遷也。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迴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

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續漢志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襲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睡寢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又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應劭曰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闈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闈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也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迺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集解〕劉攽曰註乘輿中官俱止禁中案文當云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少一參字誤一與字賜

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呂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

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官爲令自是諸內署令丞悉以閹人爲之故今並令士人代

乙酉呂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鉄鍔虎賁

禮記曰諸侯賜鉄鍔然後專殺說文曰鉄莖刀也蒼頡篇曰鉄斧也加鉄鍔者得專殺也丙

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豫州牧黃琬爲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

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

薛鑒書曰黃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

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爲相

國〔集解〕何焯曰爲上脫自字十二月戊戌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省扶風都尉置

漢安都護扶風都尉比二千石武帝元鼎四年置中興不改至此以羌擾三輔故省之置都護令總統西方〔集解〕官本考證監本西字訛因從宋本改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

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呂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二月

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

珌音必東觀記曰周珌豫州刺史慎之子也續漢書魏志並作惣音祕

呂光祿勳趙謙爲太尉。

謝承書曰：謙字彥信，太尉趙戒之孫，蜀郡成都人也。

太僕王允爲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徒京師百姓悉

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集解〕惠棟曰：獻帝宗廟祝嘏辭云：乃以二月丁亥來祀。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案下文云：己酉。

董卓焚洛陽宮廟。己酉在丁巳。

前袁宏紀又作己巳，未知孰是。

幸未央宮。

未央宮蕭何所造也。張璠記曰：將入宮日，大雨晝晦，翟

雉飛入長安宮。〔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居京兆府舍。

及人家。戊午。

〔集解〕惠棟曰：戊

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

隗紹之叔父基，袁術之母兄卓以山東兵起，依紹術爲主，故誅其親屬。獻帝春秋曰：尺口以上

男女五十餘人皆下獄死。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執金吾胡母

班、風俗通云：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

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

將作大匠吳修、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

術、河內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太山人也。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爲袁紹河內太守。

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

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

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

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和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

尊祖母宋貴人曰敬愍皇后。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

王氏譜曰：叡字通曠，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素遇堅無禮，堅順帝尊母李氏曰：養愍皇后。此時欲殺叡，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數窮追，刮金飲之而死。又殺

南陽太守張咨。〔集解〕惠棟曰：英雄記。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爲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

陽人聚名

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史記：秦滅東周，徙其君於陽人聚，即此地也。〔集解〕惠棟曰：英雄記。軫字文才，先謙曰：陽人聚，在今汝州梁縣西四十里，亦名陽人城。梁縣在今汝州東。

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種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

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

天官書曰：蚩尤之族，類彘而後曲，象旗，熒惑之精也。呂氏春秋：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角亢，蒼龍之星。

冬

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溫。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公孫瓚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

東光，今滄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河間府東光縣東。

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于界橋。

今貝州宗城縣

東有古界城近枯漳  
水則界橋在此也

瓊軍大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種撫

慰山東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

天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是年正月大赦及李傕

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

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

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

〔集解〕惠棟曰荀

恭傳旭魯譙子

大鴻臚周奐

三輔決錄

注曰樊字文明茂陵人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頤並戰歿

顧音

東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並自爲將軍己未大

赦天下李傕殺司隸校尉黃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紀

內子前將軍趙謙爲

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將軍

皇甫嵩爲太尉司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爲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

屯弘農甲申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並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

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袁宏記曰時未哺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哺一刻而食賈誼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吏官益重朕

之不德也

〔集解〕惠棟曰續志在

營室四度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丁卯大赦天下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五月丁卯

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南

〔集解〕錢大昕

曰裴松之注魏志引英雄記證溫

自病死非術所殺攷異亦取之

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也

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

大雨雹華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儻爲太尉錄尙書事下邳賊

闕宣自稱天子

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

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

〔集解〕顧炎武曰譏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

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孫惲曰闕姓出下邳漢有荊州刺史闕翊

雨水遣侍御史裴茂

〔集解〕惠棟曰茂字巨光河東

燉煌太守裴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安順之際徒聞喜曾孫曄并州刺史度遼將軍生子茂

聞喜人裴潛之父也案世系云

也孫惲曰裴伯益之後封於雹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至燉煌太守裴遵始自雲中徙居河東

訊詔獄原輕繁

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前書音義曰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織女東南

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尺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寸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

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下照地是曰天狗

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

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下照地是曰天狗

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

學之不講。

講習也。論語之文。

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

〔集解〕惠棟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伍戶之虛。其爲結童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

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

爲太子舍人。

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爲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

其儀。賜博士呂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袁宏紀曰。孛于天市。將從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

司空楊彪免。太常趙

溫爲司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

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獻帝春秋曰。喜作嘉。

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

〔集解〕惠棟曰。時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元纏駒馬。見禮儀志注也。

二月壬午。追

尊謚皇妣王氏爲靈懷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

長平觀。遂勝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種劭戰歿。

前書音義曰。長平陂名也。上有觀在池陽宮南去長安五十里。今涇水南原畦城是也。袁宏紀曰。是時馬騰以李傕

等專亂，以益州刺史劉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誅崔焉，遣子範將兵就

騰，故涼州刺史種劭太常拂之子也，拂爲崔所害，劭欲報仇，遂爲此戰。

謂金城酒

泉熾煌、張掖 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隴州。

謂金城酒

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儻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尙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

輕繫。洗謂蕩滌也。 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汝〔集解〕錢大昕曰：自是歲

以下百一十五字，又見董卓傳，當刪彼存此。

惠棟曰：漢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宗俱碑陰，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卹有虛迺親

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

袁宏紀曰：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

三孟，於是詔尙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三孟，而人委頓何也？

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呂下皆詣省閣謝。

〔集解〕劉攽曰：案閣當作閣，閣門也，詣閣無理。

奏收侯汝考實，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自是

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椹，人得呂食。司徒淳于嘉罷，冬

十月，長安市門自壞。呂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尙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是歲，揚州刺史劉

繇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策字伯符。孫堅子，曲阿今潤州縣。

集解先謙曰：今鎮江府丹陽縣治。

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東。

吳志曰：孫策既破繇，遂度兵據會稽。策自

領會稽太守。太傅馬日磾薨于壽春。

壽春縣名屬九江郡。今壽春縣也。

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壽州治。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袁紀作癸酉。西案呂歷是月癸卯朔無癸酉。

二月乙亥，李傕殺焚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

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

山陽公裁記曰：時帝在南堦，傕在北堦，時流矢中傕左

時弓弩並發，矢下如雨，及御所止高樓殿前帷簾也。

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堦。

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堦，一曰庫城也。山陽公裁記曰：時帝在南堦，傕在北堦，時流矢中傕左耳，乃迎帝幸北堦。帝不肯從，強之乃行。

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爲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脅乘輿。楊定、楊奉與

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

集解先謙曰：後漢屬宏農郡，今同州府華陰縣。

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

獻帝春秋曰：赤氣廣六七尺，東至寅，西至戌地。

張

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卷亭，庚午乘輿到宏農董卓

傳，大戰於

王師敗績。

〔集解〕蘇輿曰：此沿春秋書法，時天子無兵，稱非其實也。或書官軍爲宜。

殺光祿勳鄧泉。

〔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者，韋懷避諱改。

衛尉士孫瑞、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瑞

字君榮，扶風人。又見王允傳。

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

獻帝春秋播作璠也。

步兵校尉魏桀。

〔集解〕惠棟曰：桀，桂陽人。先爲破敵都尉，見續漢書。

侍中朱

展、射聲校尉沮雋。

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音側余反。

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

〔集解〕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崔浩云：自南山北通於河。

〔集解〕惠棟曰：晉灼漢書

注：曹陽亭也。在宏農東十二里。杜佑云：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王幼學云：露次，言露室也。周禮掌次注：次謂幄也。先謙曰：曹陽在陝州靈寶縣東。縣志：十里好陽鋪。

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

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

十二月庚辰，車駕迺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

殺略宮人少府田芬。

〔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作田邠。

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陝。

〔集解〕先謙曰：

夜度河。

〔集解〕汪文臺曰：今陝州陝縣。

御覽八百十七引

華幡書云：董承夜潛過白，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伏德扶中宮，手持十四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亡。文選西征賦注引同。

乙亥，幸安邑。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

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詣安邑。時音直理切。

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

鮑丘水名，出北塞中南流，經九莊嶺東，俗謂之

大榆河又東南經漁陽縣故城東是瓊之戰處見水經注。瓊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夏六月乙未

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帝春秋云在城西

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

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曰楊安殿

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韓暹爲大

將軍楊奉爲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

尙書郎呂下自出採稆稆音呂埤蒼曰穉自生也穉與稆同或餓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

校尉錄尙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尙書馮碩等。

〔風俗通〕金天氏裔孫曰臺驘其後氏焉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壘

引袁宏紀亦作壘崇案孫樞廣韻臺姓下云漢有侍中臺崇徒哀切又十六國春秋臺產字國初上洛人漢侍中臺崇之後作壘者非

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

〔集解〕劉敬曰案文多一爲字錢大昕曰按董卓傳是時封董承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董承下不當有爲字十三人者董承伏完丁中種輯鍾繇郭溥董芬劉艾韓斌楊衆羅邵伏德趙蕤也見袁紀但伏完襲父爵不其侯當在桓靈之世豈待此時始

封列侯。此史文之可疑者，竊意完但增加食戶，其子德別受列侯之封耳。惠棟曰：伏后紀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又云：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皆爲字亥加之明證。  
〔集解〕惠棟曰：王應麟云：漢潁川許縣，本許國。魏文帝改曰許昌，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鄭元曰：魏承漢歷改名許昌也。先謙曰：今許州許縣。己巳，幸曹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飢，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熲討李傕、夷三族。獻帝起居注曰：傳傕首到許，有詔高懸之也。〔集解〕惠棟曰：魏略、茂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傕有功，封列侯也。世系茂封陽平侯。呂布叛。冬十一月，盜殺大司馬張楊。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公孫瓚頻失利，迺臨易河築京以自固，故號易京。其城三重，周回六里。今內城中有土京，在幽州歸義縣南。爾雅曰：絕高謂之京，非人爲之丘。〔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定府雄縣西北。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射。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以執金吾染部爲左僕射，衛

臻爲右僕射晉志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風俗通營姓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節榮當作營也營金傾切家人出之

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壅於城外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

〔集解〕錢大昕曰董卓傳作長水校尉

受密詔誅曹操

〔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

注承等與劉備等兵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否耳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

〔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脫馮字今從宋本按他處王薨皆書名但此句蒙

上立皇子馮爲南陽王文雖無馮字亦可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

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度

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度袁紹曹操壘尙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紹敗走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

大梁大梁西之分東海王祇薨是歲孫策死爲許貢客所射傷弟權襲其餘業

權字仲謀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作十月癸未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

〔集解〕蘇輿曰紹操書薨正著其不臣之罪與孫策異

于寘國獻馴象。馴象謂隨是歲越舊男子化爲女子。

人意也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時周羣上言袁帝時亦有此意將有易代之事也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斯禮久廢。

故曰初總章始復備八佾舞袁宏紀云迎氣北郊始用八佾佾列也謂

官名古之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也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集解〕惠棟曰漢名臣奏張禹奏曰案今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持簿棟案其時司直掌督中都

官不屬司徒也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

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目爲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

魏書曰操攻譚不克自執桴鼓應時破之

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衆降。

魏志曰燕本姓褚常山真定人也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萬餘人博陵人張牛角爲主牛角死燕代

爲主故改姓張燕剽勇軍中號曰張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

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敗之。追斬其首。

〔集解〕惠棟曰。典略曰。

猛

字叔威。莫少子也。

殺雍州刺史邯鄲商。

袁宏漢紀曰。雍

州作涼州也。

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

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宏邈。文武秀出。

秋

七月。武威太守張猛。

〔集解〕惠棟曰。典略曰。

猛

字叔威。莫少子也。

殺雍州刺史邯鄲商。

袁宏漢紀曰。雍

州作涼州也。

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

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宏邈。文武秀出。

秋

後安帝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其後入承大統。卽順帝也。

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譖。先謙曰。官本濟北作齊。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

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名。屬遼西郡。今營州縣。

〔集解〕何焯曰。其字

應衍。先謙曰。柳城卽後魏之營州。達金之興中府。在今錦州邊界。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鶴尾。

鶴尾。己

之分也。

乙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贊。

河間孝王

五代孫。

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

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免。

〔集解〕惠棟曰。考異云。獻帝起居注。十

五年案。是年罷三公。不至十五年也。

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

曹操自爲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爲御史大夫。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

高平人也。少受學於鄭玄。

壬子。

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自荊州降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集解)

惠棟曰。續志。在尾十二度。曹操自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

曹瞞傳曰。時妻子伯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

明城立。超數挑戰不利。操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走涼州。

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蠻。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

(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爲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殺。

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山陽公載記曰。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歛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集解)錢大昕曰。東海王祇以建安五年薨。子美嗣。魏

受禪始除不應別封。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

五諸侯星名也。

皇子當是北海之謫。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

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爲雍州。

省兗州并荊州益州。於是又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集解〕

胡三省曰：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入豫州。交州併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二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案禮含文嘉曰：九錫謂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陸，六曰虎賁七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集解〕

大雨水。

〔集解〕

戶五日納陸六日虎賁七百人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

〔集解〕

大雨水。

續志曰：六月獻帝起居注七月徙趙王珪爲博陵王。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

是年秋三星逆行入太微。守帝座五十日。彭城王和薨。

惠棟曰：太微守帝座五十日。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朱建于枹罕。獲之。

枹罕縣屬

金城郡今河州縣也。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譙人也。

〔集解〕

錢大昕曰：天

文志作宋建。董卓傳作宗建。三國志亦作宋建。先謙曰：今蘭州府河州治。

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

皇子。

山陽公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呂下。

穀各有差。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坐謀欲渡江被誅。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集解〕錢大昕曰：魏志華歆傳：魏國初建，爲御史大夫，是歆爲魏國之御史大夫，非漢廷之御史大夫也。劉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罷司

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考建安十九年，廢皇后伏氏，慮尙在職。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則宗正劉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禪位，則太常張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則郗慮以後，漢廷無真授御史大夫，其說信矣。魏志太祖紀：書華歆爲御史大夫，而不書郗慮，慮爲漢臣，歆爲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當書於漢紀，且使歆而得書，則鍾繇爲相國，何以轉不書乎？蕭宗未達官制，因有此誤。

冬，有星孛于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三輔決錄〕曰：時有京兆金律，字德，偉，自以代爲漢臣，遭發憤，與耿紀同。

章晃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事敗，夷三族。〔集解〕陳景雲曰：決錄下當有注字。趙岐卒於建安六年，不及見此事。〔岐著三輔決錄〕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杜預注左傳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星迺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八月，漢水溢。

冬十一月，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

魏志曰：操字孟德。  
薨時年六十六。

子丕襲位。

魏志曰：丕字子桓。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月改元延康。

〔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延字訛。  
建按：建康順帝年號從宋本改。

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不稱天子。

遜讓也。獻帝春秋曰：帝時召羣臣卿士告祠高廟，詔太常

張音持節奉策璽綬，禪位於魏王，迺爲壇於繁陽故城。魏王登壇受皇帝璽綬。

〔集解〕惠棟曰：魏受禪碑作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歐陽修云：據裴松之注魏志，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岱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慶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乙未可治壇壝，又據尚書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乙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據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往返辭讓，遂失實耳。

奉帝爲

山陽公。

山陽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修武縣西北。

〔集解〕先謙曰：在今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

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

呂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

濁鹿一名濁城，亦名清陽。  
城在今懷州修武東北。

四皇子封王者，皆

降爲列侯。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

薨。

〔集解〕先謙曰：獻帝棄位安受魏封，於卒書薨，而被以魏年號，皆以示貶，或疑當準春秋公薨于乾侯例，仍書帝崩，然昭公孫齊魯固未嘗別立君也。

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

獻皇帝八月壬申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

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輶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繩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曰將作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楊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刃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旛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太常跪哭日十五舉音止哭盡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糾綿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已下子弟凡二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幢幡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歛嬌歌者六十人爲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美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土禮音徒子反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劉澄之地記云以漢禪魏故以名焉〔集解〕劉攽曰注太常跪哭日十五舉音止案漢志日字作曰在哭字上置園邑令丞太子

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

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

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言神器至重被人負而趨走者斯亦窮盡之運歸於此時乎言不可復振也莊子本考證曰今應作令惠棟曰司馬彪云舟水物山陸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故言神之所寶居者藏之壑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厭倦誅責也漢自和帝以後政教陵遲故言天厭漢德久矣禍之來也非

獨山陽公之過，其何所誅責乎。左傳宋子魚曰：天既厭商德，孔子曰：於予予何誅。〔集解〕劉攽曰：注予予何誅，案今論語下予當作與。汪文臺曰：案御覽九十二袁山松書云：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喫噉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

辰時也，播遷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既播遷。

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春秋孔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襲漢王輔皇王。

以期有名不就。宋均注曰：雖喪族人爲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虞賓謂舜以堯子丹朱爲賓。虞書曰：虞賓在位是也。以喻山陽公爲魏之賓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虞訛作商，今改正。



# 後漢書集解卷九校補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

周壽昌曰。此及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弘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三殺字皆宜正作弑。謹案通鑑輯覽皆已改書弑。此周說所本。惟詳觀袁紀書中和六年

九月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中和六年九月甲戌。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弘農王。初平元年正月癸丑。卓殺弘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曹操使人收后殺之於何太后既書崩書葬則史固不能又書弑。故

范書於后紀。卓傳皆明言弑而於紀第言殺也。至弘農伏后則其見害皆在既廢之後。史自不能仍書弑。故范書亦皆以殺言之。蓋修史者例據舊史成文。崩則書崩。殺則書殺。所以存實錄。前漢王莽既奏貶傳太后。丁太后位號班書於外戚傳。卽名之曰孝元傳。昭儀定廟丁姬。非敢如孔子之作春秋。是加以訂正此經史之別也。司馬通鑑書法謹嚴。而於三殺字皆因記不改。尤以此矣。

呂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注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

熹平原誤建元。據續紀查改錢大昭曰。建元當作熹平。是錢所據本。亦原作建元也。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又作己巳。未知孰是。

案丁巳己巳皆與下己酉戊午懸隔。故通鑑仍從范書。

幸未央宮。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居京兆府舍。

案通鑑本云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又董卓傳云。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是特初至長安時居京兆府舍耳。既書幸未央宮。則

已在宮室修葺之後。此解當移上。車駕入長安下。

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集解惠棟曰。戊上脫四月二字。

案由三月乙巳至戊午僅

十四日由己酉至戊午僅十日不必改月也他書亦無載殺袁隗等爲四月之事不審惠氏何據獲從殆早注男女五十餘人五十官本注爲卓拘執

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案已酉戊午兩事皆卓留屯洛陽時所爲車駕西遷而隗基不

至安集關東案韓融等之赴關東紀傳皆以謂在卓殺袁隗等後關東諸軍本推袁紹爲盟主卓既殺其父兄而仍使人往關東安集解譬何以爲辭惟魏志紹傳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

太傅隗等此則遣使赴關東在前殺隗基在後於理爲近誤也今從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案通鑑堅被黃祖部曲兵射殺敍在二年冬

十月後注載考異云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

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麻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

誤也今從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至然則五月必無赦也案呂布傳言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

等遂相結還攻長安是當時誅董卓後確曾布不算也否則正月之赦與卓事無涉允於理亦不能援以拒卓黨之請且袁紀亦載有五月一赦僅丁酉作丁未小異通鑑竟因一

歲不再赦一語信其必無而削之故周壽昌疑其不然但周謂崔等擁兵在外何難矯詔則亦非也無論崔之舉兵方以不赦我曹爲辭激怒其衆必不矯赦即矯赦於外史亦必不書矣特靈帝中平元年卽嘗一歲再赦通鑑明載似一歲非不可再赦允語自卓黨出不見於允傳是否爲崔等假設之辭尙不可知耳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注太史令王立奏曰曬過度無變也至益重朕之不德也

侯康曰魏志武帝紀注引張璠

漢紀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河北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輶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是王立占驗本精此偶失之耳立又嘗說孝經六隱令朝廷行之消姦邪見東觀記及袁紀

六月扶風大雨雹續志作右扶風雹如斗

甲子帝加元服侯康曰南齊書禮志初平四年士孫瑞議日蝕廢社而不廢郊通典載此文廢社作廢冠是也議云案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謫見于天而冠者必有禩直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醻之報是爲聞哭不祇肅見異

不休惕蓋帝本當于四年行冠禮因日蝕改

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種劭戰歿注焉遣子範將兵就騰就官本作執誤

經日而死者無數。無數官本作無降案無降猶言不貶少亦可通。

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洪亮吉曰此

杖御史之始

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錢大昭曰袁山松云分安定之鴉疆右扶風之漆案續志無新平郡鴉疆漆仍各隸本郡以志所據尚係永和版籍西遷以後天子寄生郡縣荒殘櫟時之建置志不復紀也今爲邠涇二州地。

是夜有赤氣貫紫宮注東至寅西至戌地。官本地

作也

露次田中集解王幼學云露次言露室也。

案此解當在上文露次道南下又道南田中均不得言室室當爲宿之譌

東海王祇薨

案祇與南陽王馮皆獻帝子詳見孔融傳

袁紹薨

錢大昭曰袁術僭稱故書死紹未改臣節故書薨

集解蘇興曰紹操書薨正著其不臣之罪與孫策異

案袁紹曹操死以其官當時必循舊例告喪於朝以希飾終之榮故史亦以薨言之然以未竟

出於僭號奪位猶得書薨仍爲漢幸之也

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引英雄記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也。

今案袁紹傳袁譚實奔南皮戰敗被斬高幹實亡奔荊州爲上洛都尉捕斬續志南皮冀州勃海縣

上雖司隸京兆國而此紀書破譚於青州明年書破幹於并州則均就所領州言之非事實故袁紀仍書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而於高幹則但書曹操征高幹斬之不著其地也

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

洪亮吉曰典略載此事在十四年與紀不同

注袁宏漢紀曰雍州作涼州也

通鑑胡注風俗通邯鄲以國爲姓余

謂非也蓋以邑爲姓左傳晉有邯鄲午雍州治武威侯康曰通鑑興平元年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則作涼州者非案雍州之雍官本文注均作麤前書百官表有麤太宰太祝令丞如

淳注五畤在麤是

麤亦可通雍也

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集解錢大昕曰至必濟北之譌先謙曰官本濟北

作齊

錢大昭曰考諸王傳齊王承北海康王阜陵王叔下邳哀王宜常山王富甘陵獻王忠濟北王政平原王碩此八王皆于建

安十一年國除汲古本有濟北而無齊閩本有齊而無濟北兩本俱有濟陰皆誤今案濟北閩本作齊官本亦作齊則監本之作齊可知通鑑所據者當是北宋監本故與今官本全同齊字不誤濟陰則皆誤侯康據通鑑胡三省注謂濟陰據范史當是濟北蓋范史原文濟陰二字原是濟北胡所見本如此竊謂胡所見本必與汲古本同但八國中別有一濟北耳若果濟陰作濟北可直訂其誤何

云當是耶

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柳城縣名屬遼西郡今營州縣集解何焯曰其字

應衍先謙曰柳城卽後魏之營州。

案烏桓傳踢頓爲遼西烏桓王丘力居從子代丘力居立爲王是踢頓乃烏桓王名故何氏謂其字應衍不解注何以釋爲匈奴王號柳城前漢遼西縣後漢爲遼東屬

國轄地雖續志不載縣已省并而其名仍附見於公孫瓚烏桓等傳營州公孫康據遼東時已設置亦不始於後魏也

有星孛於鶉尾注鶉尾己之分也。官本注末

無也字

敦爲東海王集解錢大昕曰至當是北海之譌。

侯康曰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注云並獻帝子考獻帝九歲卽位建安五年年才二十不得有孫則東海之封建安五年已

絕故今以封敦無庸改爲北海也今案孔融傳明言南陽東海二王諸在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是東海王祇並未成人安得有嗣封之子既無子則國絕故以改封敦侯說是也至錢氏大昕之說則承東海恭王彊傳之誤考彊傳彊曾孫孝王臻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祇嗣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以傳證紀則建安五年薨之東海王祇是東海王臻之子非獻帝皇子而與融傳爲不合矣然融傳明有故事必不至誤且敦爲東海王袁紀通鑑前後皆同又蜀志許靖傳注引山陽公載記視章懷爲詳亦云敦爲東海王則東海斷非北海之譌夫一國不能兩封意東海恭王之國傳至孝王臻薨後紀無紹封明文或以絕除或又改封均未可定其誤固在彼不在此也

討朱建于枹罕獲之注枹罕縣屬金城郡。

案前志屬金城續志改屬隴西

# 皇后紀第十上

(集解) 錢大昕曰。晉書稱華幡作後漢書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先是東觀漢紀。依班固之例。作外戚傳。幡以爲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篇。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其後王隱撰晉書。亦從華幡之例。范書因之。何焯以爲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皇后紀。合史家之變。爲得其實。此臆說也。

## 後漢書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夏殷目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鄭玄注禮記曰。后之言後。皆在夫之後也。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目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

鄭玄注周禮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

九嬪掌教四德。

九嬪。周

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世婦主喪祭賓客。

婦服也。明其能服事於人也。比二十七大夫。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也。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惠棟曰。王昭禹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

女御序于王之燕寢。

御謂進御于王也。比八十一元士。周禮曰。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寢。

(集解)

於天子。備洒掃。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

女御敍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

頤官

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也。鄭玄注云。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云。詒我彤管。注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

居

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列女傳曰：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季公遊，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駒馬立車載，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駒，非敢受命。

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

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衷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毛穎注云：窈窕，幽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哀窈窕，是也。哀與思同義，孔子所謂

哀而不傷也。

裏

字，鄭君所改非。

所曰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

周禮內宰職曰：以陰禮教六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肅，敬也；雍，和也。謁，請也。言能輔佐君子，和順恭敬，不行私謁。

詩序曰：雖則王姬，猶執子，和順恭敬，不行私謁。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前書音義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

宣后晏

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

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罪，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

幽王時，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

東遷洛邑，以避犬戎，政遂微弱。

有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曰：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

晉獻升戎女爲元妃。

元妃，嫡夫人也。史記曰：晉獻公有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

於五子作亂。

桓公六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亂也。

冢嗣遭屯。

冢大也，遭遇也。屯，難也。晉獻公愛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故曰遇屯。

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上曰：衣下曰裳。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綠衣黑，今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謬矣。

上僭也，下僣也。不可

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

史記曰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水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所得諸侯美人以充

爵列八品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理高祖

帷薄不修

大戴禮曰大臣坐汚穢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謂周昌入奏事高祖擁戚姬是不修也

孝文衽席無辨

鄭玄注禮記曰衽臥席也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是無辨也

然而還

納尙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捷好一姬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

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

娛靈保林良娣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爲一等也妖幸毀政之符

〔集解〕先謙曰官本幸作倖是

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

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彫爲刻鏤也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朴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

鄭玄注周禮曰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夫人已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采女案采者擇也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

十三日上三十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適用登御所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闈之言。闢門限也。禮記曰。外言不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書音義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前書音義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

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呂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

自古

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費。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莘太后始攝政事。

莘音亡爾

反。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太后、昭王母也。號宣太后。史記曰。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

漢仍其謬。知患

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婦女主。外立者四帝。

謂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

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闇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

不定策帷幕。委事父兄。貪孩童目久其政。

〔集解〕惠棟曰。周章傳。鄧太后以皇子勝痼不可奉承宗廟。貪竇帝孩抱。養爲己子。故言之。

周禮幕人

掌帷幕之事。鄭玄注曰。幕中坐上承座也。竇帝崩。鄧太后與兄竇等迎立安帝。年十三。沖帝崩。梁太后與兄竇迎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太后與兄武迎立靈帝。年十二。

〔集解〕惠棟曰。明賢謂清河王蒜也。

任

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

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畜之。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弱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

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集解〕先謙曰：官本畜作言是。家嬰綵縷於固犴之下。繩索也、縷繫也。固，周獄名也。鄉亭之解也。轎車轎也。賈誼曰：犴音五旦反。謂外戚等被誅也。

涇滅連踵。傾輶繼路。題跋曰：犴音五旦反。謂外戚等被誅也。

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陵夷猶頽替。神寶帝位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跡。〕

列行跡。目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目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

〔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並見清河孝王傳。〕〔集解〕惠棟曰：劉良文。

選注追尊。謂生非經奉承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王后之事也。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是也。〕〔集解〕錢大昕曰：此言后妃親屬如陰、馬、鄧、竇之倫。事迹昭著。別爲列傳。其無事可見者。附入此紀。不更立外戚傳。若郭況、閻顯、鄧康之類。是也。注似未達其旨。

目續西京外戚云爾。續、繼也。〔集解〕惠棟曰：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橐人也。〔橐縣名。故城在今恆州橐城縣西。〕〔集解〕沈濤曰：前志真定縣有橐城。此與銚期傳但齊廢下曲陽入焉。改爲橐城縣。夫曰改爲。則齊前無城字可知。而魏地形志云：鉅鹿郡橐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下有脫文。〕晉罷。

太和十二年復城。字當亦據後世地名增之。此縣晉時始罷。今後志無之。當有奪文。先謙曰：前志作橐城。見地理、五行二志。不應緣此與銚期傳無城字。而以前志有城字爲淺人所增。設此疑難也。餘見郡國志。今正定府橐城縣西南邱頭社。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

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

恭王名普景  
帝七代孫

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

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卽位。呂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

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封況縣蠻侯。

〔集解〕陳景雲曰。綿蠻當是  
綿曼之誤。真定屬縣也。郡國

志無之。蓋後已省。李賛芸曰。春秋戎蠻子。公羊作  
曼蠻。曼二字古通借。先謙曰。今正定府獲鹿縣北。

呂后弟貴重。賓客輻湊。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集解〕惠棟曰。拾遺  
記云。況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呂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

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呂常山郡益中山國。徙封況大國。爲陽安侯。

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  
故道國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

府確山。后從兄竟。目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爲新鄭侯。官至東海相。

新鄭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  
北鄉丘城是也。〔音七私反。〕〔集解〕先謙曰。

竟。發干侯。歷官具詳於後。此文

〔集解〕先謙曰。在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南。

官至太中大夫。

〔集解〕錢大昕曰。新鄭侯

竟。發干侯。歷官具詳於後。此文

依史通點煩之例。可省二十字。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呂恩澤封南歸侯。

〔釋音〕力全反。〔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二

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爲沛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集解〕惠棟曰。拾遺記。況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府金穴。

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親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

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於北芒。〔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作葬北陵。

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尙清陽公主。除璜爲郎。

顯宗卽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爲特進。數授賞賜。〔集解〕劉放曰。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

二年。況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真定。會諸郭朝見。上壽。

引入。倡飲甚歡。

說文曰。倡樂。也聲類曰併。

呂太牢具上郭主冢。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璜爲長樂少府。

長樂少府掌皇太后。

宮秩二千石。居長信宮。曰長

信少府。長樂宮曰長樂少府。

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竇憲被誅。舉呂憲汝墮謀逆。故父子俱下

獄死。家屬徙合浦。

郡名。今廉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廉州府合浦縣東北七十五里。

宗族爲郎吏者悉免官。新鄭侯竟。初爲騎將。

前書曰。車戶騎將屬光祿。

秩比千石。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章帝紹封嵩子勤爲伊亭侯。勤無子。國除。發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勳嗣。勳卒。子駿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絕國。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贊行。莫不德焉。說文曰。贊。耽也。老子曰。餘食贊行。河上公注曰。行之無當爲贊。莊子曰。附贊懸耽。言醜惡也。及至移意愛析。嫌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呂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呂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謚法曰。執德遵業曰烈。東觀記。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父也。今世本睦。作陸。〔集解〕惠棟曰。孫愼案風俗通曰。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子方宣帝時人。見陰興傳。南

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集解〕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

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清陽，止於奉舍。光武卽位，令

侍中傅俊迎后。

〔集解〕先謙曰：水經注：魯陽關水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

烈皇后於清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

與胡陽、寧平主、諸

宮人俱到洛陽。后爲貴人。

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

帝后雅性寬仁，欲崇后尊位。后固辭。

呂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

及弟訴。帝甚傷之。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

口。莊子曰：「孔子見盜跖，謂柳

下惠曰：幾不免於虎口。音欣。」目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

爾雅曰：媵送也。孫炎曰：送女曰媵。

朕嘉

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

汝轉奔予。

谷風之詩

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呂弟就嗣哀

侯後。及戶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

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鵠。

爾雅曰。宮中小

門謂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

〔集解〕蘇輿曰。后以寵衰怨懟。別無他罪著見。喻以呂霍未免深文。光武黜呂廟祀而進薄。〔建武中元元年〕亦因於此。

豈可託目幼孤。

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

戴涉也。

宗正吉持節。

〔集解〕惠棟曰。劉吉也。韋昭

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

歸自微賤。

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詩幽風東山之詞也。

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尚尊號。

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

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

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長思遠慕至踰年迺率諸侯王公士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

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呂薦會畢。帝從席前

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

奩，鏡匣也。音廉。

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

〔集解〕胡三省曰：沈約云：漢因秦上陵皆有寢廟，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某。諡法曰：忠和純淑曰德。諱某者，史失其名，下皆類此。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蘭夫人

〔集解〕惠棟曰：清河王傳夫人母爲宋揚姑。

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

幹，正也。廣雅曰：僮御皆使者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出入

計校（一作授）內外譜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大夫人令筮之。〔集解〕惠棟曰：東觀

記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少年，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筮者曰：此女雖有患，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迺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

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執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孤負也而妻子特獲恩全

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不得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

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

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嘗稱疾而終身得意

皆孝順小心婉

靜有禮婉順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臣

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建武二十八年也

時年十二奉承陰后

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卽位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

選入生肅宗帝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

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纖介猶微細也間隙也后常呂皇嗣未廣每懷

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

秋宮。

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八妾者。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御慶夫人八妾所奉米之穀。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注。一娶九女。正嫡一條者妾也。故

云八妾。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

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

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

周官周禮也。仲舒書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也。蕃音繁。〔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讀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聽論輒摘其要。讀光武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劍者。

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歎息。

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厚繪也。太后兄廖上書曰。今陛下躬服厚繪是也。〔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十七引續漢書云。身衣大帛。御者禿裙不

緣。

〔集解〕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望見后袍衣疏麤。反目爲綺縠。就視迺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

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常幸苑囿離宮。后輒呂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

續漢志曰。

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

〔集解〕惠棟曰。是家猶云是人也。王常傳。此家率下江諸將與也。近北宮。

此雖來無歡。是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不喜出入。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遊觀。希嘗臨御。竇望。續漢書作窗牖。

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

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惶。爲思所納。

思后所納

之舊。〔集解〕汪文臺曰。續漢

書云下有非臣下所得問句。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

廣雅曰。較明也。〔集解〕通鑑胡注。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王幼學云。平音

病。平其不平。帝數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曰家

私于故寵。敬日隆。

〔集解〕惠棟曰。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續漢書云。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干朝廷也。

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

〔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云。太后下詔告三輔二千石。無得令馬氏姪親因權屬託。奸亂吏治犯者正法以聞。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

駒馬。自越三千端。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前漢時有禁中起居注。荀悅申鑒最凡。二十一首。其十九曰復內注記。越布。

則漢起居應在宮中。爲女史之任也。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云。明帝體不安。召黃門防。本參醫藥。夙夜勤勞。

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

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迺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

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目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

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目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成帝封太后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當時貴

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爲丞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薨。武帝曰。使武其侯也。爲丞相。坐與灌夫朋黨弄市也。

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

諸子

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目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

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目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勸。但笑

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襆。領袖正白。襆臂衣。今之臂

謂綠襆綠單衣也。下文言領袖正白。則爲單衣之構。而非臂襆之襆明矣。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

用而已。冀目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  
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

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衛

尉

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

〔集解〕惠棟曰：

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后曰：吾自念親

解

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施也。

昔竇太

通鑑胡注：「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

豈徒欲獲謙謙之名？」

〔集解〕惠棟曰：

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集解〕惠棟曰：

解

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施也。

昔竇太

后欲封王皇后之兄。寶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

〔集解〕惠棟曰：

解

周亞夫

祖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燒黃土。」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集解〕通鑑胡注：白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

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綻之屬，欵

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集解〕通鑑胡注：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

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綻之屬，欵

解

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

且人所目願封侯者，欲上

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集解〕皆資於御府。概言之也。

通鑑胡

注楊子曰。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得四表之驩心。惠棟曰。李善云。論語摘輔像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封逸慈母之拳拳乎。拳拳猶勤勤也。音權。吾素剛急。有匈中氣。〔集解〕惠棟曰。玉篇。胸脅也。亦作匈。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方言曰。飴餳也。陳楚宋衛之間通語。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目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素謹慎。小惑輒自責。如平生事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舅姑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集解〕惠棟曰。漢律列侯墳高四時。曰位字疑。太后目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

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目財位。〔集解〕何焯曰。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目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正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時廣平、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綵飾。馬不踰六尺。是以目白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

萬於是施親戚。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迺置織室。蠶於濯龍中。

前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名織室。

數往觀視。日爲娛樂。常

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敍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

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

禮記王制

曰。凡居人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人。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晉少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

之長。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戒之在

短。得。得貪嗇也。言彌復吝惜封爵。不欲灑封親戚也。

愴、懼也。

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名竹帛不顧命

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曰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

厲、危也。

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

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

〔集解〕惠棟曰。建武二十八年。后年十三。  
入太子宮。至建初四年崩。年止四十也。

合葬顯節陵。

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曰爲貴人。帝旣爲太后所養。專呂馬氏。

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

續漢書曰。諸侯王赤綬也。

〔集解〕惠棟曰。

建初四年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侍先帝。劬勞帷帳。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

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詔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吳天罔極。

安車

一駟。永巷宮人二百。永巷宮中署名也。後改爲掖庭。永巷宮人即宮婢也。

〔集解〕惠棟曰。帝王世紀章帝

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

〔集解〕惠棟曰。

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蔡邕集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蓋當時臣子不敢斥言。章帝爲賈貴人所生。以未受尊號故也。

章德竇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

〔集解〕錢大昕曰。馬皇后援之少女。梁貴人竦之女。鄧皇后禹之孫。和帝陰皇后兄識之曾孫。獻帝曹皇后操之中女。援、竦、禹、識皆有傳。操之大父騰亦見宦者傳。故史不言某

郡縣人竇皇后融之曾孫女。而又書扶風平陵人。伏皇后湛之八世孫。而又書琅邪東武人。是自亂其例也。班超、彪之少子。而又書扶風平陵人。黃瓊、喬之子。而又書江夏安陸人。荀彧、淑之曾孫。而又書潁川潁陰人。鄭大、衆之曾孫。而又書河南開封人。周舉、防之子。而又書汝南汝陽人。皇甫嵩、規之兒子。而又書安定朝那人。伏恭、湛之兒子。而又書琅邪東武人。袁紹、湯之孫。袁術、逢之子。而又書汝南汝陽人。李固、鄧之子。而又書漢中南鄭人。法真、雄之子。而又書扶風郿人。周燮、燕之後。而又書汝南安城人。皆疑複可省。

大

司徒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坐事死。事在竇融傳。勳尙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

〔集解〕先謙曰。沘當作泚。下同。餘見光武紀。

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

薛氏韓詩韻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集解〕惠棟曰。倉頡篇。耗、消也。董仲舒對策云。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注。息生也。耗、虛也。韓非子適觀。息耗萬不失。

一淮南子息耗滅益通於不訾義並同

見后者贊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與女弟

俱自選列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日訊諸姬傅謂傳母謂傳母及見雅曰

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見於北宮章德殿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爲皇后妹

爲貴人七年追爵謚后父勳爲安成思侯

安成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吳房縣東南

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初宋貴人生皇

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旣無子並疾忌之數間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

爲清河王語在慶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

長公主光武女梁松尙焉

年十六建初

二年亦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迺作飛書

目陷竦

飛書若今  
匿名書也竦坐誅貴人姊妹目憂卒自是宮房慄息

慄懼也音牒周書曰臨捕以威而氣慄懼也

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

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沘陽公主爲長公主益湯沐邑三千戶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

威權後遂密謀不軌。永元四年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嬪。

音一計反。《集解》惠棟曰。嬪袁紀作憑。上書

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芳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

中元元年黜呂后不宜配食高廟。貶太后

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

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

少又霍光外孫故不廢也。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呂貴人酷歿殮葬禮闈迺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

曰恭懷皇后。謚法曰敬事尊上曰追服喪制百官縗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

《集解》通鑑胡注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稱西陵猶薄太后

在霸陵南因

儀比敬園

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集解》錢大昕曰注說非也。章帝葬敬陵以竇皇后合葬而梁太后別葬

謂之南陵也。

敬陵曰敬園猶西京之高園文園也。

若清河王慶之母宋貴人別葬樊灌聚

和帝時慶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

言安得有敬園之稱乎其後安帝嗣立追尊祖母爲敬隱皇后距恭懷改葬二十餘年矣祭祀志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祖母陵曰敬北

碑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此則敬北陵之儀

比西陵耳。章懷何不考其年代而妄爲之說乎。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后祖父永明帝時爲侍中，親幸左右。父綱爲屯騎校尉。

后少聰慧，善書數。

永元四年，選入掖庭。目先后近屬，故得爲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爲皇后。自和熹鄧后入宮。

熹音許。其反。

愛

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十四年夏，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

巫師爲蠱，故曰巫蠱。左傳注曰：蠱惑也。

事

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衷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后弟軼、輔敞、辭語相連。

及呂爲祠祭祀詛。大逆無道。奉毅、輔考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於桐宮。目憂死。

立七年。葬臨平亭部。

葬于亭部內之地也。〔集解〕惠棟曰：說文，墳，徒隸所居。一曰女牢。一曰亭部。靈帝紀，熹平五年，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是則輕罪居亭部也。

父特進綱，自殺。軼、

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縣。

〔集解〕先謙曰：下卷閭后傳注當移此。

宗親內外昆弟皆免官還田里。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

陰氏徒者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和熹鄧皇后諱綏。

蔡邕曰：諡法有功安人曰嘉。

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訓有五男三女，長號次京，次宏，閻，女燕，次綏。綏即后也。次容，燕早卒，有子女。

娥甫在襁褓時后年十二傷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

冥誤傷后額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

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

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

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書曰教學童之書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

裴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

〔下意猶出氣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

女工目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

事無大小輒與詳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

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耶訓曰我不衰是女雖小諸兒無及者必益於我家是以奇之

永元四年

當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

捫摸蕩蕩正也

青若有鍾乳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滑如糖碑有若鍾乳

迺仰噉飲之目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咷之

咷音

是〔集解〕惠棟曰周宣夢畫昔聖帝明皇之時神氣焰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天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咷東觀記作舐荀卿子曰伏而咷天注咷與舐同咷亦作舐用舌食也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

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

續漢書曰相者待詔相工蘇文曰此成湯之骨法

〔集解〕

汪

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

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

〔集解〕何焯曰使修當作罷修惠棟曰修本治字文臺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相者待詔相工蘇太罷治石臼河爲不辭矣袁紀治石臼河甚有方活

數千人蓋訓先治之後知其難成而復罷之也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

後世必有興者。

〔集解〕先謙曰其字當衍

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

姝美色也詩曰彼姝者子

絕異

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

常克己目下之。

〔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克己約身也

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

〔集解〕通鑑胡注既有以恩之又假借以辭色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食

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

外舍

上令陛下有幸私

之譏

〔集解〕惠棟曰幸私通鑑作私幸

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目數入爲榮貴人反目

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桂裳鮮明

說文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釋名曰婦人上服曰桂

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引。續漢書云：衣不擇采，裝不務飾。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

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離，並也。禮記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

體，歎曰：修德之勞，迺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輒辭呂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

才人。〔集解〕通鑑胡注：西漢宮中爵號無才人，蓋東都所置也。

呂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呂爲害。帝嘗寢病，

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迺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呂事皇后，竟不爲

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

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於太王、王季、文王曰：若爾三王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

越姬心誓必死之分。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句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

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遊樂是以不敢聽命。今君王復禮，國人爲君王死，何況妾乎？妾願先驅狐狸於地下。昔日口雖不言，心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故曰心誓。事見列女傳也。

上

呂報帝之恩，中呂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冢之譏。

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崩呂太后斷夫人的手足，去眼，薰耳，使居繡室中，名曰人彘也。

卽欲飲藥。

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

〔集解〕通鑑胡注。屬之欲反會也。

上疾已愈。后信呂爲然。迺止。明日。帝果瘳。十四

年夏。陰后呂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

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迺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呂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

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驚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

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迺迎立之。

尊后爲皇太后。

〔集解〕黃山曰。殤帝生始百日。何能躬上皇太后尊號。特羣臣稱詔書尊之耳。然自是閩梁諸太后沿爲典制矣。

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

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焚熗。

之貌也。詩曰。

焚熗在疚。

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呂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詩都孤持  
葬熗

鄆序

曰衛莊姜送歸妾也其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輶駿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

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

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

有垂珠步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幸

〔集解〕通鑑胡注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

被逮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卽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呂巫蠱事

〔集解〕惠棟曰漢律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王

制執左道鄭氏曰若今巫蠱袁宏紀成御者志恨成乃爲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

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曰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尙無惡

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呂爲聖明常曰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

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除建武呂來諸犯妖惡及馬賈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

減太官導官尙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漢官儀曰太官主膳羞也前書音義曰導官主導擇米以供祭祀尙方掌工作刀劍諸物及刻玉爲器漢官儀曰內者主帷帳並署名也

〔集解〕惠棟曰方言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曰靡細好也薛君韓詩韻句曰靡好也

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擇

〔集解〕先謙曰導當作擇前書百官表少府屬有羹官

朝夕

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常也。太后勅止曰殺省珍費。〔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經也。字誤當作日。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日字誤當作日。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日字誤當作日。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日字誤當作日。

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鉗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上書蜀廣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是也。鉗音口以金銀緣器也。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瑤瑁彫

鏤翫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卽日免遣者五六百

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呂連遭大憂百姓苦役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集解〕惠棟曰。自是裁數千萬。

藏之中故言祕也。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謳謑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言忽遽也。諱音洞反。至有濁亂奉公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挾勢恣橫奉

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骘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

干犯也。

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后性謙慎，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太后愍陰氏

之罪廢，赦其徒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元年。

〔集解〕惠棟曰：依安帝紀，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萬

戶供湯沐邑。

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

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

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

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便輿見便當作箋。

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

得枉實。

〔集解〕通鑑胡注，得其見枉之實也。

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后稱制，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

陽省獄，舉冤囚柱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

欲有言。太后察覺之，卽呼還問狀，遂信。卽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卽譴怒，竊勅掖庭令呂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左

右咸流涕歎。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瘳，豈非天地之應與？

舊事歲終當饗造衛士。

舊事衛士得代歸者，上親饗焉。前書蓋寬，餽傳曰：歲盡當代，上臨饗罷，衛卒是也。

大儺逐疫。

禮記月令

有大儺，旁礮土牛以送寒氣。鄭玄注云：儺，陰氣也。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星之氣爲厲鬼，隨彊陰出以害人，故儺卻之也。

太后呂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

減逐疫倱子之半

倱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倱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難遷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倱子，皆赤幘皂製執大執。

悉罷象橐駝之屬。豐

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后自入宮，遂博覽五經傳記、圖讖、

內事風角占候老子孟子禮記法言不觀浮華申韓之書。

兼天文算數。

畫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迺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

東觀讐校傳記。

讐，對也。〔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讐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讐校。

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

讀經傳，目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贈目長公主赤綬。〔集解〕惠棟曰：案獨斷異姓婦

女以恩澤封者，儀比長公主也。

東園祕器玉衣繡衾。

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內器，故言祕也。

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鷺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

諒闇既終。

諒闇，居喪之廬也。或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不言。〔集解〕先謙曰：宜本此下正文。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因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三十八字，此脫。

七年正

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至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

相助也。儀禮曰：命夫者，男子之爲大夫也；命婦者，大夫之妻也。

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

周禮宗廟祭之日旦王服袞冕而入立於阼后服副律從王而入王以圭璧酌鬯鬯以獻尸次

后以璋瓚酌鬯鬯以獻尸此謂交獻也卒事凡九獻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五年冬謁者劉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皇太后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棟案母子交獻古無是禮故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也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

〔集解〕通鑑胡注鬱養強孰者言物非其時未及成熟爲土室蓄火其下使土氣蒸暖鬱而養之彌使先時成熟也

論語曰不时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

彊音其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呂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

論語曰不时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

兩反邵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

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呂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元初五年

平望侯劉毅

平望縣屬北海郡今青州北海縣西北平望臺是也一名望海臺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府壽光縣東郡國志無蓋省

呂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

帝曰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

易繫辭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伏羲神農爲

三皇故言皇德也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弦伏

樂謂簡冊帛謂縑素黃帝以下六代樂皆所以章顯功德是流音於管弦

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

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齊蹤虞妃比跡任姒。

虞妃卽舜妻娥皇女英也

孝悌慈仁。

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

易家人卦曰女正位乎內正家而天下定矣禮記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

及元

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

飢荒。

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永初元年稟司隸克豫徐冀并六州貧人也

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日贍黎苗廣

云苗

衆也

惻隱之恩猶視赤子

隱痛也尙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父也

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

尙書考靈耀曰文帝晏晏敷在寬之教

雅

數布也尙書曰五教在寬

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

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

洋溢言多

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不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

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

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漢之舊

典世有注記

〔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漢書記百九十五行志凡漢書記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谷水晉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苟悅有復內外注記之說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咸皆也熙

廣也尙書曰庶績咸熙言堯之朝政衆功皆廣假音格至也尙書曰祐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

功也

高宗殷王也小乙之子名武丁當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道中興成王疑周公乃有雷電大風之變成王改過幾刑措也

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

尙書曰釐降二女子媯汭

嬃于虞三母謂后稷母姜嫄文王母太任武王母太姒也詩大雅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

修行佐德

詩云既有烈考亦有文母是佐德也〔集解〕劉攽曰注案今詩皆作右字右有音耳不當

作有思不踰闈國門限也左傳曰婦人送

也也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闈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灾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

麓錄也言大錄萬機之政書曰納于大麓又曰

暴殄天

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曰數宣景耀勤勳金石縣之日月

易曰縣象

於日據之罔極

目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廣雅曰據舒也孔安國注尙書曰烝烝猶進進也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

著明莫大

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

蒼頡篇曰邸舍也

教學經書躬自監

試弱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詔告也

迺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

目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呂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呂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論語孔子言也。言人終日飽食不措心于道義。難矣哉。言終無遠大也。

今末世

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

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墨子曰。聖王爲衣服之法。堅車良馬。不知貴也。

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

尙書曰。弗學面牆也。

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

小侯解見明紀。

所目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呂武功。書之

竹帛。兼呂文德教化子孫。

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

故能束修不觸羅網。

言能自約束修整也。

誠令兒曹上述祖考

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康呂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

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著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

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

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

差詔曰。朕目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匱運。危於累卵。

說苑曰。  
晉靈公

驕奢。造九層之臺。國困人貧。恥功不成。令曰。左右諫者斬也。荀息求見。公曰。諫邪。息曰。不敢。臣能累十二博。恭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爲九層之臺。男女不得耕織。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君曰。寡人之過。乃壞臺焉。勤勤苦心。不敢目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目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

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內外。謂新野君薨及和廢二帝崩也。頃目廢病沈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欵逆唾血。遂

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目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集解〕汪文臺

曰。御覽百三十七引。  
續漢書作丙午日。合葬順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闢明辟之義。前政。謂周公也。辟。君也。尙書曰。朕復子明辟。言周公攝位。復還成王。今太后不還。故曰闢也。至

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器。謂神器。諭帝位也。直生懷憇。懸書於象魏。象魏。闕也。直生杜根等上書。請太后還政。借之儀者。殆其惑哉。借猶假也。

殆近也。言太后不還。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太后建光之中崩。歸政安帝。〔集解〕何焯曰。后崩在政於安帝。近可惑也。遂乃名賢戮辱。便

孽黨進。

帝寵用乳母王聖及其女伯榮出入宮掖。通傳姦賂太尉楊震及鄧騤等皆被中官譖誅也。

衰斁之來，茲焉有徵。

斁敗也。安帝臨政衰敗逾甚，故曰有徵也。

故知持權引謗所

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

言執持朝權以招衆謗者，所幸不爲己身，唯憂國也。

是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

太后兄大將軍驥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以問

班昭，乃許之。

愛姪微愆，髡剔謝罪。

太后兄鳳受遣事洩，驥遂

誠信也。言未

語見昭傳也。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太后果兄鳳受遣事洩，驥遂

是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

太后兄大將軍驥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以問

誠信也。言未

爲太后所信，但蹊田

之牛，奪之已甚。

左傳申叔時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此喻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爲過甚也。

# 後漢書集解卷十上校補

皇后紀。上宮備七國。

周壽昌曰。宮監本作官。據注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宮爲是。案官本亦作官。

爵列八品。

案八原作九。據文選正。錢大昭曰。九文選作八。又前書外戚傳考證。齊召南曰。後書云秦爵列九品。

是錢齊所據本。皆原作九也。官本作八。與選合。

增級十四。注此六官品秩同爲一等也。

官本六官作六宮。注末無也字。

抑明賢曰專其威。注迎立靈帝年十二。

十二官本作十三。誤。

光武郭皇后紀。真定橐人也。集解先謙曰。前志作橐城。見地理五行二志。

至餘見郡國志。

錢大昭曰。郭后居橐縣之漆里。

別見劉植傳。今案地理志。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本治橐城。郡國志。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屬。則橐城已併入常山國之真定縣。故續志無此縣名。又前志橐城葬曰橐實。去實言橐。蓋中興初之改名也。郭后立於建武二年。時真定國未省。史據

以書耳。

帝善況小心謹慎。

錢大昭曰。善闕本作美。

帝親臨喪送葬。

官本脫  
親字

永平二年。况卒。贈賜甚厚。

况卒二字官本  
或誤爲二年

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

案桓帝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  
小侯帛是郭氏國雖絕封未絕也

光烈陰皇后紀。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注。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

案寧平縣

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五十里。遇番君別將梅鉅是湖陽之湖。本一作胡也。故城今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

俱脫虎口。注。幾不免於虎口。

官本注末  
有也字

時尚尊號。

官本尙  
作上

卽案歷明日吉。

周禮占日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厭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日太史占其月厭淨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曰視厭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參

麻是已，親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

注載最明，今案日麻之麻古通作歷。

明德馬皇后紀，自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

周壽昌曰：絕婚而求進女，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竇氏，自因竇固與梁松相比，譖陷馬氏之故，惟絕婚與離婚、停婚異左。傳祀宣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是特謂絕不與爲婚，非已約婚而停之之謂。蓋竇氏當日或有怙勢求婚，狎侮馬氏之事，嚴憤絕之，而因上書進女掖庭耳。

歲給二千萬。周壽昌曰：考證云：此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案，贊十一字於本句二千萬下，足矣。

之上殊不可通。當在後賈貴人傳末，錢二千萬句下，蓋以同爲二千萬致誤也。惟有此十一字之本，今既未見，不知

是原本之誤刊抑

考證之誤指耳。

故寵敬日隆。

侯康曰：東觀記，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箱，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

倉頭衣綠襍，領袖正白，集解惠棟曰：

胡三省云：至明矣。

案惠引胡三省說，與今通鑑本注有異。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

案新平主不見於后紀末，新平縣名亦未嘗爲國，疑東平琅邪諸女封縣公主者也。周壽昌謂若王家主太后不至，引爲已過，然觀下文，太后自引守備不慎，止重不及備外火耳。

賞以財位，集解何焯曰：位字疑。

周壽昌曰：位自是官位，如馬廩、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無疑也。案諸馬進位，雖在太后時，然官位惟天子主之，太后不稱制，無由輒賞外視以官，況賢如明德。

方力拒肅宗之封三舅豈肯輒以官位授所親此何氏之所以不能無疑於位字非謂無以解位字也竊謂位字直物字轉寫之譌耳

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明德后詔書流布至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案今聚珍外戚傳云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間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飾馬不踰六尺于是自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與惠氏所引前後文倒易無王主諸室四字有鉅鹿二字正德作至德文字亦異至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十字尤聚珍本所無語亦不可曉當由補注文更有脫誤

賈貴人南陽人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

續漢書云明德馬后之婢女

章德竇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注息耗猶言善惡也集解惠棟曰至義並同

周壽昌曰大戴記易本命云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

生也耗損也卽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今案周說猶惠說也竊謂前書天文志言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畝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準此則相工之於相人亦視息耗以審吉凶耳

列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

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云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貢獻遺皆得其忻心

和熹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

周壽昌曰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難問辯難詰問也案前書刪通傳未嘗卑節下意以求

仕周說下意義與彼合惟輒相難問方事辯詰抑豈下氣怡色之時仍非確詰耳竊謂章懷注氣字卽意字之誤下意猶出意者謂別出己意與諸兄論難戰國策秦策下兵三川高注下兵出兵也此下得訓出之證桓榮傳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謂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下意難問與下語講說之下同

**若有鍾乳狀集解東觀記滑如礪碗**

案今聚珍本東觀記無如  
礪碗三字碗蓋礪之俗體

**入親醫藥**

官本親作視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通鑑胡注毛晃云楮藉不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爲紙俗以爲紙始於倫非也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紙矣墨膠煤爲之案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繅帛者謂之紙繅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是倫奏上所造紙后卽位已閱四年矣其在卽位之初所供紙仍

繅帛也周壽昌乃謂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其未奏上時已流用於宮掖然倫傳載倫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亦未嘗言已造紙尙方用品未經奏上宮掖尤不得先用

**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

官本無頭上二字

**輕薄謔調注言忽遽也謔音七洞反調音洞**

侯康曰一切經音義八引通俗文曰言過謂之謔調又引纂文曰謔急也

羸困輿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便輿見便當作箯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上使灌公持節問之箯與前箯徐廣音鞭索隱引服虔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箠音峻箠者

竹箠一  
名編

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集解太后察覺之卽呼還問狀遂信卽時收令下獄抵罪

案聚珍本東觀記太后察覺之作太后察視覺

之多一視字與紀文合遠信同伸作遂得伸理

平望侯劉毅

錢大昭曰毅北海敬王子建初二年封永元中坐事失侯此當云故平望侯案毅事具文苑傳

流音於管弦注黃帝以下六代樂皆所以章顯功德

官本皆作音

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燭曰文塞晏晏

周壽昌曰考靈燭文塞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郅壽傳傷晏晏之化注引鄭注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塞作塞古今字異也究以

作塞爲是監本作基誤今案說文塞本各爲一字塞下云實也虞書曰剛而塞今書已通作塞又禮中庸不變塞焉鄭注云塞猶實又前書敍傳下塞淵其德顏注亦云塞實也是經史之通塞於塞相承已久周所據本文塞及塞晏兩處文注皆作塞自用本字

第汲古本紀傳文注則皆作塞基本此注塞作基係承監本之誤餘亦皆作塞無作塞者

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注。洋溢言多。

官本四字注在  
弘德洋溢句下

漢之舊典。世有注記。

官本記  
作紀

縣之日月。注。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

官本於  
作乎

而薄祐不天。周壽昌曰。祐當作

祐。史避安帝諱改。

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注。此喻杜根上書。雖曰有罪。太后殺之。爲過甚也。

洪亮吉曰。玩上語意。當爲安帝雖昏庸。然太后據政不歸。爲奪之已甚。不

指杜根也。  
注似誤。



# 皇后紀第十下

後漢書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安思閻皇后諱姬

謚法曰謀慮不愆曰思

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爲尙書。呂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

久次當遷呂重職。顯宗爲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爲步兵校尉。

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也。

章生暢。暢生后。后有

才色。初元元年。呂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爲貴人。二年立爲皇后。后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

遂鳩殺李氏。

鳩、毒鳥也。食蠍。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三年。呂后父侍中暢爲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

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

豫州汝陽縣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汝陽縣西南。

食邑五千戶。四年暢卒。謚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事。

顯及弟景、燿、晏並爲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

長社縣屬潁川郡。前書音義曰。其社中樹桑長故名長社。今許州縣。〔集解〕先謙曰。縣字衍。注見靈。

紀。食邑萬三千五百戶。追尊后母宗爲榮陽君。

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鍵轎車帶綬。以采組爲緹帶。各如其綬色。黃金牌邪加其首爲帶。

顯景諸子年皆

童亂。大戴禮曰。男八歲而亂。女七歲而颶。亂毀齒也。音初刃反。並爲黃門侍郎。后寵旣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

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爲濟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

等謀曰。今安駕道次。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

出〔集解〕胡三省曰。道次猶言路次也。

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

帝疾甚。徙御臥車行四日。驅馳還宮。

〔集解〕胡三省曰。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

明日。詐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

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

蔡邕獨斷曰。少帝卽位。太后卽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后。一詣少帝。

呂顯爲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

惠王名壽。章帝子也。立爲

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

耿弇之弟。舒之孫。

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

郎將謝惲。惲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

善文曰。惲字伯周。宓字仲周。篤字季周。〔集解〕陳景雲曰。善文書名。闕靖節聖賢集輔錄亦引之。但作者姓名無考耳。隋經籍志不載此書。錢大昕

曰案唐藝文志總集類有杜預善文四十九卷陳氏偶未檢及  
又秦辯士遺秦將章邯書在善文中見裴駰注史記李斯傳

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永壻黃門侍郎

樊嚴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爲唱和皆大不道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徒比景

比景縣名屬  
日南郡前書

音義曰日居於頭上日景在己下故名之〔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無景上日字考證云景字上監本多一日字從如淳原注減

宓嚴減死髡鉗貶寶爲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

子徙鴈門於是景爲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

〔集解〕解

黃山曰少帝卽位至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

〔集解〕通鑑胡注解散也言病纏於身而不散也

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

〔集解〕惠棟曰簡擇也置立也顯目爲

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

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

〔集解〕惠棟曰周舉傳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邵之請也

在位十二

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呂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

所更目禮殯。〔集解〕通鑑胡注。殯用皇后禮也。

上尊謚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爲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爲名。漢官儀曰置陵園

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順烈梁皇后諱炳。

謚法曰。執德尊業曰烈。聲類曰。炳炳娶也。音納。

太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

〔集解〕惠

棟曰。續漢

書后有光景之祥。及長聰敏。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

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大義略舉。常目列女圖畫

置於左右。目自監戒。

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集解〕惠棟曰。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禱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父商深異之。

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

商曾祖統。更始二年。補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涼州。時西河擾亂。衆議以統素有威信。乃推統與寶融共完全五郡。

雖大

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

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

〔集解〕惠棟曰。戰國策。司馬喜云。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也。

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

房。〔集解〕惠棟曰。藝文志。龜書五十二卷。沈氏云。古之卜者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東觀記作戴房。沈濤曰。下文云。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蓋應壽房之兆。則作戴房者誤。

又筮得坤之比。

易坤卦六爻。變而之比。

九五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遂曰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曰博施爲德。陰曰不專爲義。

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詩國風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詩大雅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

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剝坤下艮上。五陰而一陽。衆陰在下。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曰乘氏侯商。先帝外戚。

商祖姑。章帝貴人生和帝也。

春秋之義。娶先大國。

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本子爵也。

梁先襄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也。

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

正其內位。居陰德之極也。易曰。女正位乎內也。

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

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集解〕惠棟曰。東

京賦。壽安永寧。薛綜注。殿以休令爲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東觀記曰。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后旣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呂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

每日月見謫。

謫責也。禮記云。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陰事不得謫。見於月。月爲之食。

輒降服求愆。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

是爲沖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

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

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

貪財曰叨。  
惡也。

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昌寧。而兄大將軍冀。

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目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

自此天下失望。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

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日來。加日浮腫。逆害飲食。寢日沈困。

寢漸  
也。

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

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呂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

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爲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

又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

寵。順帝旣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呂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呂梁氏。故榮寵不及焉。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梁冀欲專權。令帝母不得至。

京都又帝短祚是嘉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續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以外家無他寵子肅等五人不爭威權議郎卑整上言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謚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平太守〔集解〕惠棟曰整雁門人案稱爲清忠見宦者傳孫愬引胡太傅碑亦作卑整蔡邕集及袁紀皆作卑整作畢字者誤也前書古今人表鄭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謐今論語左傳皆從俗作諱蓋爲何晏杜預所亂春秋之義母目子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

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尙有追贈之典況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目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爲憲

陵貴人陳夫人爲勃海孝王妃孝王名鴻章帝子千乘貞王仇之孫鴻生質帝帝立徙勃海焉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呂三牲告憲

陵懷陵靜陵焉

懷陵冲帝陵  
靜陵質帝陵

孝崇匱皇后諱明匱音爲蠡吾侯翼媵妾蠡吾侯翼河間

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卽位明年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

博陵曰后爲博陵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

〔集解〕惠棟曰桓帝詔曰博園匱貴人覆高明之懿德容淑美之嘉會興

天合靈爲生厭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賚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

〔集解〕通鑑胡注續漢志德陽前殿西北入門

內有永置太僕少府目下皆如長樂宮故事

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及職吏皆宦者爲之

又置虎賁羽林衛士

起宮室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

目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

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兄斂目東

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

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爲棺器梓木爲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丈

廣四尺玉匣者腰已下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飯含者以珠玉寶口

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布四萬匹中謁者僕

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鹹簿

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鹹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比車駕故以侍

御史監護焉詔安平王豹河間王建勃海王悝

悝音長社益陽二長公主

長社公主桓帝姊侍中寇榮從兄子尚焉〔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釋作霸授作援

與諸國侯三百里內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

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

謚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智曰獻

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

婚。未及嘉禮。

嘉禮。婚禮。

會質帝崩。因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

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

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

膺當也。紹嗣也。聖善謂母也。言娶妻當嗣親也。詩云母氏聖善。

〔集解〕陳景雲曰。曹紹聖善謂堪繼太后聖善之德。注未了。

結婚之際。有命既集。

謂太后先有令許結親也。詩云天監下民有命。既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民作在下是。

宜備禮章。時進徵幣。

徵成也。納幣以成婚。

請下三公。

太常案禮儀。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太常宏。

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如孝惠孝平故事。

聘黃金二萬斤。納

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

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曰。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注云。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禮稱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爲玉同也。乘馬四匹馬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東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纁穀璧。以章典禮。姚士璣云。檢督志云。漢高后制聘二百斤。馬十二匹。注

建和元年六月。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六月庚子。

始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八月乙未。

時太后秉政。

而梁冀專朝。故后獨見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廢執。恣極奢靡。宮幄彫麗。服御珍華。巧飾制度。

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旣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二年。后目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貴人冢焉。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爲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爲采女。絕幸。采擇也。以因采擇而立名。

明年。封兄鄧演爲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崩。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

封后母宣爲長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爲鄧氏。追封贈香車騎

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爲昆陽君。康爲泚陽侯。賞賜巨萬計。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

〔集解〕惠棟曰。先謙曰。此亦當爲泚。宣卒。

贈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呂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集解〕惠棟曰。會天文志作魯。襲安陽侯。爲虎賁中

郎將。又封統弟秉爲清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

〔集解〕通鑑胡注。列校謂北軍五校郎將。卽三署郎中郎將。

帝多內幸。博采宮女。至五六

千人及驅役從使。

〔集解〕通鑑胡注。驅役者嬖幸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而爲之使也。

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

貴人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呂憂死。

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也。

立七年葬在北邙。從

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

〔集解〕惠棟曰。天文志時又有越騎校尉鄧彌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議郎鄧秉皆繫暴室。

免官爵歸本

郡財物沒入縣官。

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父諱武。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三字。考證云。此句下監本有父諱武三字。注王會汾云。按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

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呂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明是後人添入。今從宋本刪。

鄧皇后廢后呂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呂聖等九女皆爲貴人。及崩無嗣。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定

策立解犢侯宏。

〔集解〕先謙曰。犢當爲瀆。下脫享字。官本有。

是爲靈帝。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官尚在前殿。遂殺田

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

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竇氏雖誅。帝猶曰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羣臣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漢官儀曰黃門令秩六百石。因此數爲太后訴怨。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曰謗訕永樂宮。靈帝母所居也。訕、謗毀也。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爲解犢侯蔓夫人。

襄河間孝王開孫淑之子也。〔集解〕先謙曰。侯上脫亭字。官本有。

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卽位。追尊蔓爲孝仁皇。陵曰慎陵。呂后爲慎園貴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兄寵到京。

師。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

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宮稱永樂。拜寵執金吾。後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

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呂后兄子衛尉脩侯重。

脩今德州故城在縣南脩今作脩音條〔集解〕先謙曰。在今河間府景州南。州志十三里南脩城。

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呂后兄子衛尉脩侯重。

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執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輒張。怙汝兄耶。輒張猶彊梁也。〔集解〕惠棟曰。尙書無逸篇。譏張爲幻。陸德明云。譏竹求反。馬融本作輒。爾雅及詩作𠂔。同𠂔張。班也。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非也。續漢書后憤恚嘆罵曰。汝欲怪大將軍邪。敕驃騎斬大將軍頭來。與此異也。當勅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呂告

進。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誥等交通州郡。

漢官儀

太僕用中人爲之。奉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

奉較見靈紀。西省即謂永樂宮之司。

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

蕃后謂平帝母衛姬。時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

留在京師。故與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

〔集解〕先謙曰。疑當作免重。官重自殺而傳寫倒脫也。〔集解〕通鑑考異云。案九州春秋。太后憂懼自殺。

在位二十三年。民間歸咎何氏。喪還河間。合葬慎陵。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

〔集解〕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汪文淵曰。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貴

人之建寧三年遷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鄧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不其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

基決錄注鄧字伯遇〔集解〕錢大昕曰案伏湛於建武六年封不其侯傳國八世至獻帝時始絕而宋鄧於靈帝之世得封

不其鄉侯者伏氏食邑三千六百戶除所食之外尙有它鄉也先謙曰在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南縣志二十七里不其社

后無寵

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

嘉平元年王甫譖悝與中常侍鄭鳳交通欲立悝悝自殺妃死獄中也

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祝詛

禮記曰執左道以亂衆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

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自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少黃門在省闥

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鄧父子歸宋氏舊塋皋門亭

詩云迺立皋門注云王之郭門曰

皋門漢官儀曰十二門皆有亭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旣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

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

上、帝、天、也、震、動、也、

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

書曰帝乃震怒也

憲自訴於天上帝震怒

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亦如之永或作詠〔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永字游光靈帝時爲司隸校尉是時奄寺在內董貴幸用勢於時永舉法無所迴避中官子弟爲令長官者並棄官去威烈風行於是深見怨於宰官遂見譖語當下廷尉永謂友

人曰永年七十庶幾以忠義致身未得殲焉人之首而先賊受害何能復入奏對刀筆吏遂仰藥而死

曰此何祥其可禳乎

禳謂除也

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

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呂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

下臣妾咸爲怨痛渤海王悝桓帝母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

〔集解〕惠棟曰史弼傳弼遷北軍中候是時北海王悝素行險辟譖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

上封事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廩陶王蔡邕集亦云悝懷逆謀黜封廩陶王洪适案趙相劉衡碑云渤海王帝之冢弟不遵憲典君以特選爲郎中令如史所載則渤海王死非其罪似作碑者附會時論辭有溢惡然威宗紀延熹八年書渤海王悝謀反降爲廩陶王後二年復舊則渤海王亦非身端行治者孝靈之夢則齊諧家所志也據案孝靈之夢載在干寶搜神范氏撰方術傳多取材於干氏非實錄也

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

亦夢大厲被髮屬地

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臂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杜預注曰厲鬼趙氏之先祖也晉侯先殺趙同趙括故怒也

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

改葬呂安冤魂反宋氏之徒家復勃海之先封呂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呂選入掖庭

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進父真死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案何進傳

蹇硕與趙忠書曰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賓幸勝有力焉然則幸由郭勝得入掖庭也

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

道人謂道術之人也獻帝

春秋曰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集解〕先謙曰官本助作眇拜后爲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懾光和三年立爲皇后

明年追號后父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后母興爲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

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爲娠音之刃

反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鳩殺美人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渴飲米

粥遂暴薨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

〔集解〕李良婆曰后紀序曰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私恩追尊者隨事附出此紀例也卷內自賈貴人以下皆應附各紀之末不應另傳此必非范氏之舊先謙曰元書不提行正應隨事附見之例下文紀序何后事其明證也此自後人

人

祖父苞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苞治尙書父章襲苞業居貧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即后也

傳寫之誤李說非

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

書會計

會計謂總會其數而算

呂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平六年

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舞陽君亦爲亂兵所

殺并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爲弘農王

〔集解〕黃山曰或謂少帝當書皇子辯非詳靈紀

而立協是爲獻

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鹹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跟追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酰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

華延雋洛陽記曰  
城內有奉常亭

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

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  
會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

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祚焉。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酰曰：「服此藥可自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難，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

抗舉也。史記周烈王崩，周人爲齊威王曰：天崩地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爲作謂古字通。

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孰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

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

不自名。

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紀曰：爲僕所略，不敢自言。

尚書賈詡知之。

魏志曰：詡字文和，姑臧人。少時漢陽閭忠見而異之曰：詡有良平之才。

呂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

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墳中。

趙忠

元有成墳。因而葬焉。

謚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

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目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

闕。中心如結。

詩云：心如結兮。

三歲之感。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又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

昭陵。儀比敬恭二陵。

敬、章帝陵。恭、安帝陵。〔集解〕陳景雲曰：謂如恭懷梁后葬敬。西陵恭愍李后葬恭北陵之禮。不言西北者省文耳。注非。

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

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

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視中二千石也。

食邑五百戶。

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監護喪事。長子端襲爵。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

東武今密州諸城縣。集解

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

不其侯。尙桓帝女陽安公主。

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治

先謙曰今青州府諸城縣治

東北〔集解〕先謙曰注已見上卷此重出爲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

時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

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

〔集解〕

先謙曰注見帝紀

帝乃潛夜度河走。

度所在今陝州陝縣北水經曰銅翁仲所沒處是獻帝東遷潛度所

六宮皆步行出營。

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

者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呂刀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

濺音子見反既至安邑御服穿敝

唯呂粢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呂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

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興嗣。

〔集解〕先謙曰官本興作典

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

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呂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

左右汗流浹背。浹，徹也。音子協反。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曰貴人有姦。說文

曰：姦孕也。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

音仁蔭反。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審實之義也。詩云：

椒聊之實。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又乏謹身養己之福。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能者養之。

蕃衍盈升。敵美也。詩云：太姒嗣徽音。又乏謹身養己之福。

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能者養之。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而陰懷妬害。苞藏禍心。弗可曰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

綬。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璫。續漢志曰：乘輿黃赤綬。四綵黃亦縹紺淳。黃圭綬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哀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代荀或爲尚書令。盧字鴻臚。山陽高平人。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

壁中。〔集解〕劉攽曰：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

〔集解〕惠棟曰：曹瞞傳。歆壞戶廢壁牽后出也。

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自幽崩。所生

二皇子皆酰殺。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

謚法曰布德  
執義曰穆

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呂束帛

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

留住於國。  
以侍年長。

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

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目璽抵軒下。

抵擲也。軒。闌校也。  
〔集解〕因涕泣  
先謙曰。官本璽下有綬字。

橫流曰。天不祚爾。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天不祚此璽。

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呂后爲山陽公夫人。自

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集解〕先謙曰續漢書云孝獻曹后丞相魏王操之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上納操二女憲、節於後宮。皆爲貴人。明年憲爲皇后。帝禪位於魏。憲拜山陽夫人。見御覽百三十七。又云獻穆曹皇后諱節。操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投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見書鈔百三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二。俱見汪氏文臺所輯引。先謙案。憲無薨年。節安得爲后。禪位之後。仍是憲拜夫人。置節

何地。顯然謬誤。所當駁正。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曰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

上官昭  
帝后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

之稱。其後並曰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唯及藩王承統。曰追尊之重。特爲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爲和熹。其安思順烈。自下皆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美好述。遂匹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有闢。唯之德爲君子好匹。

易稱歸妹。兌下震上。歸妹卦也。

婦人謂嫁曰歸。妹爲少女之稱。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之。歸妹之象也。以六五與九二相應。五爲王侯。故易言帝乙歸妹。祁祁皇嫗。言觀貞淑。

祁祁衆多也。嫗亦嫗也。觀示也。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爲嫗。案字書無嫗字。相傳音麗蕭。該音離。

〔集解〕惠棟曰。漢郭甫碑曰。先生有四男三女。高賢姣嫗富貴顯榮。其季女文明穎川之夫人也。戰國策鄒忌妻曰。公姣且麗。則嫗即麗也。

媚茲良哲。承哉天祿。

〔集解〕先謙曰。官本哉作我是。

班政蘭闈。宣禮椒屋。

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蘭林蕙草。披香發越。蘭林殿名。故言蘭闈。椒屋卽椒房也。

既云德升。亦曰幸進。

〔集解〕先謙曰。進謂闔和之類也。

身當隆極。族漸河潤。

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也。易屯卦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又

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

易屯卦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又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

注云。地之所以得無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答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釁。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

漢法大縣侯視三公。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建武十五

年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即是帝女尊崇亦爲長。非惟姊妹也。輿服志曰。長公主赤罽輶車與諸侯同綬也。

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

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肅宗唯特

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

東平王傳曰。封著女五人爲縣公主。孝王女傳不見其數。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

皇女。

案鄧禹玄孫少府彊。尚舞陰長公主。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寧彭玄孫魏郡守熙。尚涅陽長公主。當從耿弇傳作漢陽長公主。

將定尚平氏長公主並安帝妹也。長社益陽公主。桓帝妹也。解見上。〔集解〕錢大昭曰。漢陽公主當從耿弇傳作漢陽長公主。

惠棟曰。長社公主。桓帝姊。注誤爲桓帝妹。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

馮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

皆傳國於

後鄉亭之侯。則不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

沈約謝嚴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告托嚴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嚴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

志今闕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傅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集解〕錢大昕曰。按蔚

志今已失傳。其名目可考者有五行天文志。見蔡邕傳。有禮樂輿服志。見東平王蒼傳。有百官志。見此紀。

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

舞陽縣屬南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實融子。〔集解〕先謙曰。

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集解〕錢大昕曰。舞陰與舞陽、館陶二主。同時以皇女封。但當云公主耳。其加長字。當在明章之世。史家省文。併作一事書之也。蔡邕獨斷云。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此漢家故事。章懷據此文。謂帝女尊崇亦爲長。非唯姊妹失其旨矣。

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

涅陽屬南郡。顯親縣屬漢陽郡。固實融子。〔集解〕先謙曰。涅陽在今南陽府鎮平縣南。顯親今秦州泰安縣西北。

肅宗尊爲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驃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清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瓊。

瓊、郭況子也。瓊坐與竇憲謀反。誅。

皇女綏。綏一作緩。二十一年。封鄖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

南郡豐陰就子。〔集解〕先謙曰。鄖邑注見帝紀。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縣志六十里信陽城。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

獲嘉縣屬河內郡。楊邑縣屬太原郡。柱。馮飭子。〔集解〕先謙曰。獲嘉今衛輝府新鄉縣西南十二里。柱

子石襲封。縣南十里。又有馮石城。石所築楊邑本或作陽邑。在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

平陽縣屬河東郡。

適大鴻臚馮順。

順勤子也。〔集解〕先謙曰。宜本考證云。監本誤作馮飭子也。從宋本改。

皇女迎。迎或三年。封隆慮公主。

隆慮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彰德府林縣治。

適牟平侯耿襲。

牟平縣屬東萊郡。襲。耿弇弟舒之子。〔集解〕先謙曰。今登州府城東南九十里。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

平氏縣屬南陽郡。既不言所適。不顯始終。蓋史闕之也。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

沁水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平氏今南陽府桐柏縣西。

適高密侯鄧乾。

乾。鄧震之子禹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

平皋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懷慶府濟源縣東北。

適昌安侯侍中鄧蕃。

昌安縣屬高密國。蕃。鄧襲子禹之孫也。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

軼志作軼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

黃門侍郎王度。

軼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集解〕惠棟曰。江夏郡有軼侯國。王霸傳亦作軼。先謙

曰今光州光  
山縣西北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郎來稜爲長公主

征羌縣屬汝南郡穉襄之子歛之孫〔集解〕先

安帝尊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

魯陽縣屬南陽郡〔集解〕先  
謙曰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

樂平太清縣屬東郡章帝更名〔集解〕  
先謙曰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十里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

成安縣屬潁川郡〔集解〕  
先謙曰今汝州東南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

平邑縣屬代郡今魏郡昌樂東北又有平邑城〔集解〕先謙曰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南

適黃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

陰安縣屬魏郡。〔集解〕先謙曰。今大名府清豐縣北。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長公主。

修武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帝紀。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

共縣屬河內郡。〔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輝縣治。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

縣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今許州臨潁縣西北。舊志十五里。

適卽墨侯侍中賈建。

卽墨縣屬膠東郡。建賈參子。復之曾孫。〔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平度州。

東南舊志俗名康王城。

皇女興。元年。封開喜公主。

開喜縣屬河東郡。〔集解〕先謙曰。今絳州開喜縣西南。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舞陽縣西。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

冠軍縣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鄧州西北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

汝陽縣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北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完伏湛五世孫〔集解〕何焯曰以伏后紀及湛傳參校五世誤當作七世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

潁陰縣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今許州治

皇女修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一女

後漢書集解卷十下授補

皇后紀下安思閻皇后紀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注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牀輶車

公主之公原誤宮據續志正油牀輶車今續志

作油牀

輶車

詐遣司徒劉喜

錢大昭曰喜當作熹案本書安紀順紀皆作熹通鑑此亦作熹惟袁紀兩見皆作喜

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

案安帝崩太子保既廢所立未定而先尊后爲皇太后先事臨朝不知尊將誰屬其後桓思竇后亦即援此爲例矣悖理亂制又西京以來所未有也

孝崇園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

周壽昌曰后始制於梁太后繼復爲梁冀所制冀未誅而后已崩雖尊爲后未得一日供養京師也

詔安平王豹

錢大昭曰豹疑當作續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注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羈玄孫授尙焉集解官本注羈作霸授作援

案據耿弇傳作霸作

援知羈授

背謬字

桓帝鄧皇后紀。詔廢后送暴室。自憂死。

周壽昌曰。五行志。鄧后坐酙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立七年。葬在北邙。

錢大昭曰。在閩本作子。案官本亦作於。

桓思竇皇后紀。父諱武。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三字。考證云。

至今從宋本刪。

案今各舊本。父諱武三字皆作正文。顧炎武云。諱字衍。意謂緣上有諱妙。

之諱。故誤衍也。是顧所據。本三字亦正文矣。據官本考證。則北監。

本三字乃爲注文。此又有別。蓋如爲正文。官本即亦不得遽刪也。

黃門令董萌。注。黃門令秩六百石。

注令原作之。據正文改。錢大昭曰。之當作令。是錢所據。本注令亦原作之也。官本不誤。

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

太后下原無母字。據通鑑補。王鳴盛曰。太后之下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是王所據本亦原與是本同。官本依監本轉刊。后上仍脫太字。惟通鑑二字均不脫。

蓋卽王說。所本也。

孝仁董皇后紀。以后兄子衛尉脩侯重。注。脩今作脩。音條。

官本文注。脩均作修。脩亦作脩。音條作音修。案前志。信都國脩莽曰。脩治顏注。脩音條功臣表。周勃封國字亦作修。

外戚恩澤侯表序。脩侯犯色字。仍作脩。顏注皆音條。周亞夫傳則徑作條。續志改屬勃海郡。字還作修。晉書周勃傳則作脩。然觀史記周勃世家注。引徐廣云。表皆作脩。似作脩亦不自晉始。大抵脩、修、脩、條可通用。而音則一以條爲正也。至官本注之作脩音修。殆沿監本。

失之。

初后自養皇子協。侯康曰。御覽一百三十七引續漢書。暴室裔大朱直擁養獨擇乳母歲餘永樂后自將護。

靈帝宋皇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集解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至貴人之從孫周壽昌曰。宋貴人但不得有曾孫姓宋者耳。今云從曾孫。自是同父兄弟之曾孫。不待於從下加父字。案袁紀。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考肅宗宋貴人卽清河王慶之母。安帝追謚爲敬隱后。宋隱之從孫乃宋隱后從孫之訛。與續漢書說合作從曾孫仍脫父字。

父鄧執金吾。封不其鄉侯。集解錢大昕曰。至尙有它鄉也。案不其縣後漢已省。據袁紀。鄧作豐。不其鄉侯作不期。侯續志。東萊郡有不期侯國。故屬琅邪。卽不其縣地也。避京師號曰許游光。案馬融廣成頌。捐罔兩拂游光。張平子東京賦。殪野仲而殲游光。注。野仲。游光。惡鬼也。然則許永不當取以爲字。當是時人畏其舉法。避之如鬼魅。因舉以相目耳。魏志夏侯太初傳注。引魏略云。李豐兄弟如游光。亦以鬼目人也。又續五行志。一載太常許永。與中常侍管霸。蘇康代作唇齒者。疑非一人。今案黨錮傳。羊陟遷尙書令。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等。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陝河南尹。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是許永爲司隸校尉。在羊陟未爲河南尹之前。錢大昭補表載陟爲河南尹。係光和元年。宋后卽以是年十月廢。則永是時已爲司隸校尉。不應後反降爲羽林左監。惠氏、侯氏各引謝書。亦皆無永爲羽林左監事。其爲非對夢之許永可知矣。惟五行志之許永。官本作許詠。與章懷注。永或作詠。正合觀宋后之以憂死。諸常侍小黃

門在省闈者，既皆憐宋氏無辜，合錢收葬，詠夙與宦官比爲后，及勃海王悝乞恩，亦正所以迎合宦官，史特不以人廢言耳。是許永雖非一而對夢之許永似卽五行志之永，或作詠者矣。然管霸、蘇康均於靈帝卽位之初爲竇武奏誅，詠在前已官太常，亦不應於靈帝末年反降爲羽林左監，意管蘇誅時，詠亦坐廢，武死乃因緣宦官復進也。

靈思何皇后紀。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

至王薨歸鄉里。

侯康曰：御覽九十二引英雄記云：置王閣上，薦之以棘，召王

太傅責之曰：弘農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使太醫致藥。

即日王及妃唐氏皆薨。今紀明載唐姬潁川人，王薨歸鄉里，則謂妃與王同日薨者誤也。

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墳中。

沈銘贊曰：趙岐之壽藏，侯覽之壽冢，與此所云成墳，皆卽後世生墳、壽墳也。案宦者傳：趙忠因與張讓等共謀殺何進，爲袁紹所捕斬，蓋其冢宅皆沒入官。

食邑五百戶。

戶官本作石，誤。

獻帝伏皇后紀。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

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後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嫁於天子，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得行禮而戒之。

其尊安可加父母？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案伏湛傳：建武六年，徙封湛爲不其侯，邑三百六百戶。遺就國，則本縣侯也。續志：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今鄭議稱完爲不其亭侯，則後世固已降封矣。不其縣後漢既改爲不期國，或其國內之一鄉一亭，仍存不其之名。宋鄧白爲不其鄉侯，伏完自爲不其亭侯，名同而爵制殊也。

六宮皆步行出營。注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

率原  
謫爲

年以下原謫爲天下。皆依錢氏本正官本不誤。

完昌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

至十四年卒。

案袁紀。建安十九年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曹操使人收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曹瞞傳亦云。將后殺之。完

及宗族死者數百人。據此紀。則后見殺時。完前卒已六年矣。又魏志。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而不及父。子興嗣。集解官本。興作典。案晉紀。完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亦與范合。

操追大怒。

錢大昭曰。閩本無追字。

獻穆曹皇后紀。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

周壽昌曰。自後四十一年。案魏志爲魏主與人節。此作景初誤。景

初乃魏明帝紀元也。

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集解先謙曰。

至

先謙案。憲無薨年。節安得爲后。禪

位之後。仍是憲拜夫人。置節何地。顯然謬誤。所當駁正。

謹案魏志。建安十八年秋七月。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二十年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是操納

於天子者本有三女（通鑑胡注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爲皇后）而立爲皇后者本中女節也故范氏據以入紀袁紀乃云操以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立爲皇后自係本馬彪續書之說然陳壽作志於晉初漢魏事多所親歷目睹自較詳確可據論曰漢世皇后無諡至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洪亮吉曰此本蔡邕和熹諡議然攷前書宣帝許后已諡共哀不得後許共哀乃因皆不諡追爲之諡自屬變例故不之數非蔡竟忘前世事也

其餘皇帝之庶母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唯是

錢大昭曰閩本南監本皇均作惟

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官本恭上初平中蔡邕始正和熹之諡注蔡邕集諡議曰至諡法有功安人曰熹

熹原譌爲同據蔡邕集改官本不誤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爲和熹案因帝號加諡始自光烈至累行諡蓋又自和熹始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注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

曰長公主沈銘彝曰帝姑曰太

主見前書東方朔傳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武陽官本同案下文皇女義王注文

及注釋均作舞陽則此注作武陽誤

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沈銘彝曰前漢王女曰王主言王自主婚也亦曰翁主翁父也言父自主婚也見高成二紀及各注又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

則曰尙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尙承皆卑下之名也。今案綜上諸說，前漢王女無并封公主之制，有之當惟和親外國以翁主爲公主耳。若後漢雖封有縣與鄉亭之分，而概曰公主，故王主翁主之名不復見於史。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注。案鄧禹玄孫少府褒，尙舞陰長公主。至並安帝妹也。

班超

孫始爵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亦安帝之妹也注漏未數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舞陽原作武陽誤同前

注據本注改官本不誤

注梁松統之子，其傳云，尙光武女舞陰公主。

案今梁統傳作尙舞陰長公主此省長字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注固竇融子。

案固乃融弟友之子自有傳不知注何以亦誤說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

洪亮吉曰馮勸傳稱平陽長公主蓋肅宗時所加下平臯

公主小姬涅儀公主仲鄧禹王霸傳皆稱長公主與此同

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

錢大昭曰五行志作長公主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注軼志作軼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

案此章懷據前書地理志文注訂誤也軼乃軼之譌下軼縣同伏乃

汰之譌。軼本从大得聲，故有汰秋二音，而世俗相承从犬。今王霸傳仍作軼侯，是其證也。章懷本欲訂从犬之誤，故引前志，兼及孟頫二音以正其讀，以爲音定，則所从自定。不虞後來寫官仍以从犬者爲正字，反別增造一从央不經之轉字，以當本字，又因从犬而爲汰音爲伏音，展轉承譌，晚近字書亦遂據以加入官本，但正軼字之不當从犬而於軼字疑以傳疑，亦姑從蓋闕矣。然前志具在，不難覆案，且从央之字何由得有伏音，要亦易辨也。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案前志成安有二屬穎川郡者爲侯國屬陳留郡者乃爲縣。後漢皆已省。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適黃門侍郎馮由。

由即馮順之子勤之孫也。平邑勤傳

作平安傳注引東觀記又作安平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適郎中賈建。注建、賈參子復之曾孫。

據復傳建尚主在安帝元初元年。主於安帝爲姊妹，故傳稱長公主。

靈帝一女。

一原作三。據錢按改。官本不誤。案後漢縣公主不附此紀者，如光武姊妹湖陽、新野、寧平三長公主，安帝諸妹舞陰、濮

陽、涇陽、平氏、陰城五長公主，桓帝姊妹長社、益陽二長公主，均以本非皇女不入質帝。靈帝之由外藩入繼，有同安、桓史不言其有姊妹，當由無可考見。他如竇穆之尙內黃公主，伏晨之尙高平公主，傳記均不系何帝，則其不入亦必本非皇女也。惟獻帝皇女有幾，此紀乃全闕。蓋自蔡邕被禍後，東觀失記，如靈帝女萬年公主已不能詳其名，况獻帝女耶？故無所據以書也。然魏志述甄后、晉山陽公奉二女以嫁於魏，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三輔決錄，竇叔高名元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叔高時已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藝文類聚三十亦云：後漢竇元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趙岐之成決錄，在獻帝西遷之後，此條言稱天子與魏志述操事，稱獻帝爲天子略同，則竇元所尙公主，疑亦獻帝皇女之一，但其封邑與名皆無可考矣。至歐陽詢之纂類聚，則又轉載漢人記述耳。

#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後漢書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帝王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

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微飲。賓客醉歌言：朝享兩都尉，游微後來用。調羹味，游微大怒，縛捶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

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麌而食之。

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靜與爭同音。

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苟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訾。〔集解〕先謙曰：官本食之下有更相侵奪四字，此脫東觀記亦有。

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評訟。

〔集解〕胡三省曰：靜與爭同音。

王沈釋時論，闡革勇敢於蠻，諍叶韻，平聲。

惠棟曰：諍爭字通見唐扶頌，遂推爲渠帥。

〔集解〕惠棟曰：孔安國云：渠大也。

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卽其義也。

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集解〕萬承蒼曰：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

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山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爲地名可知。章懷注非惠棟曰李吉甫云山在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志云卽當陽長坂也。曹操追劉備而張飛拒之於此數月間人

七八千人。

〔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人作至是東觀記亦作至

地皇二年。

王莽年也

荊州牧某。

史闕名也

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

於雲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河陽縣。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

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

不敢殺牧也。

〔集解〕劉敞曰秦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

遂攻拔竟陵。

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

字惠棟曰春秋宣二年傳使其驂乘謂之曰云云不必改作參

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

〔集解〕先謙曰今德安府天門縣西北轉擊

雲杜安陸。

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上郡作縣是今德安府之安陸雲夢應城漢陽府之孝感黃陂皆漢安陸地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

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

其支黨朱鮪張卬等。

續漢書印作印〔集解〕通鑑考異云司馬彪續漢書印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宜從范史史炤釋文曰印音魚央反

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集解〕解

先謙曰今德安府隨州治

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弔反〔集解〕先謙曰平林鄉在今隨州東北八十里

復聚

衆千餘人號平林兵呂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衆故儀以爲官名

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

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清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子斯水之上。陳兵大會，更始卽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

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等立壇城南清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起與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

置諸將。呂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集解〕胡三省曰：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爲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

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

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呂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集解〕胡三省曰：賜與更始同祖，皆梧州太守利。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或者望乃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

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鍾武縣名屬江夏郡零陵亦有鍾武非此

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

爲天子呂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袁姓魯哀公之後因諱呂爲姓

人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

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章廣漢梓潼

解

胡三省曰李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曰待詔命旬月之間

偏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爲水所漸潤故

以爲名〔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漢誅王莽兵賴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前書云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孫

治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持詣王憲東觀記云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孫

恤云公賓復姓左收繫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

傳魯有公賓庚

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

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

〔集解〕胡三省曰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

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呂劉

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

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

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初，王莽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

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呂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性顏色變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刮摩也。正義云：言羞怍而俯首至於坐席。劉子元云：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緣林。名曰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所刊，而炎祚靈長，簡草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

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

〔集解〕先謙曰：

東觀記云：更始愧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呂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

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

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

〔集解〕胡三省曰：祉，春陵康侯敵之子。大宗也。慶，敵之弟。嘉，敵之弟子。歙，更始之叔父。

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

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寧府西平縣西。五威中

郎將李軼爲舞陽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集解〕

〔集解〕先謙曰：今涪州文縣西北。驃騎大

將軍宋佻爲潁陰王。〔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通鑑皆作宗佻。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

朱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朱鮪、劉賜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

呂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

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

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宴。〔集解〕先謙曰：官本宴作飲。東觀記同。

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

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畫案。抵擊也。

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

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仇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趙萌以私事掉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縕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掉才骨

反。

時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更

曰。東觀記。更

始在長安。宜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脯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

信向京師。三輔舊事云。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處手殺莽。故其時所授官爵皆屠沽之輩也。多著繡

面衣錦袴。稽倫諸子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

身之災也。乃奔八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多著繡

面衣錦袴。稽倫諸子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

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公羊傳曰。炊烹爲養。〔集解〕惠棟曰。張超謂青衣賦云。或於馬廄廡門竈下。何休公羊註曰。炊烹者曰養。王幼學云。養去聲。前書倪寬爲弟子都養。注云。養。造食。

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

〔集解〕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此當作師。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

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春秋漢書皆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下河海。二十八引謝承書。台宿作垣宿。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

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昌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尙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

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上一長捕賊掾專輔盜賊也。〔集解〕劉攽。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先謙曰官本注上作置是。

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

目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集解〕周壽昌曰。

海內望此有目闢度漢祚臣非有憎疾目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

至慮。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

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

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

〔集解〕胡三省曰姓譜云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

駟臂子弓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

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

今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涇州鎮原縣西二里

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

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蔡鄉。蕡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蕡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集解〕王補曰：其後通鑑注作其地是。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且莫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

〔集解〕先謙曰：謂劉賜時蓋在南陽。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曰：自爲

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

掘目拒之。掘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掘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立秋日驅脣時。

共劫更始。

前書音義曰：驅，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脣。其俗語曰：驅臘社伏。驅音丑于反。脣音婁。〔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也。先謙曰：此時赤眉未至。光武初起亦不在張卬等意計中。欲更始讓位何人。袁紀謬也。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呂后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

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印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卽斬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傳丹等皆詣宗廣降。則丹未嘗斬也。二傳必有一誤。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汛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汛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卽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益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恭從獄中出。參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憲。呼解憲。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卽帝敗。我弟又爲赤眉所立。憲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

社解其械。言帝在渭中。  
船上遂相隨見更始。

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或作丕。  
〔集解〕惠棟曰：前書有陽陵嚴本。

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

而實囚之。

〔集解〕王補曰：光武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卒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民有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此東都一代君臣大義曠然之本也。范史旣著其事於紀中。而此傳並不一及。非略也。紀傳體異。此史法之所係也。赤

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

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

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目爲慮。  
〔集解〕胡三省曰：印等攻更始。恐其得位而禍及已。故深以爲慮也。

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

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

穀孰伏。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徒封。〔集解〕錢大昕曰。灌澤當爲灌澤先讓曰襄邑。今歸德府睢州西二里。穀熟在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壽光今青州府縣。灌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編次篇云。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臣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億位先不啻。夫東觀秉筆。容或詔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又稱謂篇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得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爲目。不刪其慢乎。補案劉氏所說與張衡賂合。實爲通鑑綱目二書之先導。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

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爲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

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編次篇云。

氏史通編次篇云。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得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爲目。不刪其慢乎。補案劉氏所說與張衡賂合。實爲通鑑綱目二書之先導。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

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

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

輕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

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旗之所

擄及。擄與麾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頸。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

夫爲權首。鮮或不及。

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

式縣名。中興縣廢。〔集解〕先謙曰。前志。式。泰山縣。續志分置濟北。皆無式而有成。或由形近致譌。成在今寧陽縣北。式究不知何在。

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章。高帝孫朱虛侯也。

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也。  
〔集解〕先謙曰。海曲當作海西。辨詳前志。然此字誤久。今沂州府日照縣四十里。

呂母怨宰。密聚客。

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

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責反。力可掩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掩與猛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今東海有呂母固。即舊集

之所也。樂史云。呂母固在東海縣北三十七里巨平山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爲固。遂號呂母固。先謙曰。呂母固在今日日照縣南。

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

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

〔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遂

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觀記〕樊崇字細君。〔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五年事。前書曰。赤眉方子都。

樊崇等先謙曰。今沂州府莒州治。

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徂徠山亦曰尤嶽山。時青徐大饑。寇賊赤眉渠帥樊崇所保也。故崇自號尤嶽三老。

東觀記曰。逢音龐。

安字少子。東莞人。

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

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五十里。

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集解〕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

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集解〕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爲名也。先謙曰。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初崇等以困窮

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旣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

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

〔集解〕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爲稱呼。

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吏爲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爲卒史。又案前書言盜賊賣稱巨。今此爲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

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目相識別。

〔集解〕惠棟曰。集覽云。識與誌同記也。別異也。

由是號曰赤眉。

〔集解〕王補曰。通鑑此下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說。

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

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廉丹戰

死王匡走。

〔集解〕惠棟曰：前書赤眉別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進擊之，廉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

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

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八引袁山松書云：莒人出縑千匹以自贖，乃散去。

時呂母病死，其衆

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爲大尹。

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

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

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

宛，斬縣令，而宜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

今汝州梁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州東汝水南，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

厭兵。厭倦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

宣等從陸渾關。

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圍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集解〕先謙曰：武關今商州東一百八十五里。陸渾關今河南府嵩縣北舊志七十里。

兩道

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

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

〔集解〕胡三省曰：

鼓舞祠城陽景王。日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益子承其後故

齊巫齊國之巫。

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

縣官謂

天子也。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

縣官謂

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

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昌此號令。誰敢

不服。崇等目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今華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同州府華州北。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

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

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昌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

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

〔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並見上惠棟曰袁山松書作仲卿下同

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

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益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

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曰兩空札置笥中

札簡也

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

會陛下。

〔集解〕王補曰陛下卽階下非誤也官本及鄭氏通志皆然

列益子等三人居中立曰年次探札益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

稱臣拜益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

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

益子卽齧折棄之。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齧折以口齧齧以手屈折

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幘巾所以覆鬢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目赤統者幘尚赤益子承漢統故用

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

〔集解〕惠棟曰東宮故事晉張敞撰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目幘爲飾也乘軒

車大馬赤屏泥

赤屏泥謂目綴油屏泥於軸前

絳襜絡

襜帷也車上施帷目屏蔽者交絡之目爲飾

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

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蓬安左大司馬謝

祿右大司馬自楊音目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

頭第一門也其外

入長安城更始來降

讓譁也讓

拔劍擊柱集解

郭門名東都門

袁山松書云赤眉諸將自言欲爲某

音火完反

惠棟曰剽劫

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劍擊柱不能相

二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也又數虜暴吏民

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

孟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

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請其書已名也

各各屯

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儒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

看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看作殺是兒

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耕

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孟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

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菔根

爾雅曰葵蘆菔音步北反菔字或作荀

捕池魚而食之

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尙共擊鼓舞。衣服鮮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益子叩頭言

飢。益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

〔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八十六引袁山松書：米人數斗作粟數升。

後益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益子歸重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

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看亂日甚，誠不足目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

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

劉恭爲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

恭惶恐

起去。益子乃下牀解重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

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益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離避也。誠冀諸君肯

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降與欵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

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益子，帶目重綬。益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

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

〔集解〕王補曰袁紀通鑑並作後二十餘日是

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

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

衆號百萬益子乘王車駕

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

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

〔集解〕先謙曰來歛傳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洛陽東觀記作自安民縣之陽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洛陽是陽城乃安民縣地與番須相近而檢覈地志與番須近者無安民縣名疑有誤

字番須在安定郡或是安定郡之安定縣而譏爲安民耳存俟再考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汚辱呂后屍凡

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繖以黃金縷謂之爲玉匣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一寸作二寸故赤眉得多行姦穢

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右扶風也

〔集解〕先謙曰今鳳翔府隴州西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

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自逢

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中

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橐街

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執可大破也。岑卽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

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集解〕先謙曰。御覽三百四十一引袁山松書云。蘇茂與寶同降。拔幟之計。茂亦預焉。

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集解〕先謙曰。今陝州閩鄉縣東四十里。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且邀其走路。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光武作飛石箭以攻赤眉。

赤眉忽遇

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

〔集解〕惠棟曰：宜陽城東南北三面峻絕，劉盆子降光武處，歐陽忞云：

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呂待

之。帝曰：待汝目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目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

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水經注曰：洛

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峰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盆子既亡，棄甲信多，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蓋言之甚也。抑亦太贅血流漂

杵之徒與。補案劉說最當。孟氏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先謙曰：宜陽注見光武紀。

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餒十餘

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

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點宗室無蚩者。

〔釋名〕曰：蚩，癡也。

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

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

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

錚。傭中佼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見傭之人，稍爲勝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佼佼作皦皦。先謙曰：官本注見作凡，是。

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

溺音奴弔反。〔集解〕先謙曰汙課字官本作汚是。

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

〔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

持其首降自目爲功諸卿獨完全目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

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

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目爲趙王郎中

〔集解〕胡三省曰趙王良帝叔父也以盆子爲其國郎中後病失明賜

滎陽均輸官地目爲列肆

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

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

阻恃

子探符雖盜皇器

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

乃食均輸



# 後漢書集解卷十一 按補

劉玄傳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

張燈曰。王常傳。印與王常成丹皆爲下江兵與紀異。

號聖公爲更始將軍。

案更始將軍王莽常以甄豐廉丹爲之見前書莽傳此與立國將軍等號皆莽所新增聖公初起用其職名及立爲天子卽用爲年號苟且無識仍是盜賊行耳宜其不終也。

東海人公賓就注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

見左氏哀公八年傳。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

錢大昭曰。光武紀馮異耿純傳並作舞陰王今案官本此亦作舞陰袁紀作武陰武蓋亦舞之誤。

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注陰平縣屬廣漢國。

案前漢陰平國屬東海郡後漢改縣屬同今兗州府輝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又前漢陰平道屬廣漢郡後漢分屬廣漢屬國則今階州文縣西是矣。

注據陰平道言雖亦可言縣但屬前漢言不當  
言國屬後漢言當云屬國亦不當僅言國耳

或有膳夫庖人沈銘彝曰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今案前書百官表敍亦作胞人禮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則从肉

當爲正字然前書顏注均云胞與庖通又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則此作庖人亦非誤

譬猶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集解周壽昌曰注梁惠當作齊宣。

案官本梁惠作齊宣

與赤眉戰於蓺鄉。注：蓺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蓺鄉。錢大昭曰：說文：蓺，卷耳也。蓺，毒艸也。注引字林。

以爲毒草，則其字當从艸。从婺，若作蓺，是卷耳艸矣。又今續志作有務鄉，字並不从艸。案據注音，莫老反，仍蓺音，故後省爲務。斷非蓺之誤，乃字林誤解耳。

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至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

錢大昕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由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

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遂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蓋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傳首篇，申稱字而不名，準以更法最爲得事。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今案班氏前書律曆志，首名更始，爲帝袁氏後漢紀尤極論。更始得成爲君，張衡、劉知幾雖所見略同，實已各有所本。但光武既不廢更始年號，班志自不得不帝之。袁論之誣，至謂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爲道，未盡不思。光武兄弟本自首義，其先已非有藉於更始，宛城拔昆陽勝，然後更始稍有憑藉，反思伯升而殺之，是更始名爲光武族兄，而固不反兵之仇矣。遣徇河北，未嘗授之以軍，努力信都，乃得因而再起，則其後亦非有藉於更始。其間更始爵命皆非得已，王夫之嘗論之，故既破王郎，即不受徵罷兵。此東漢得失之幾也。況更始之立由羣盜，無異王郎、益子、王郎雖滅，赤眉已西攻長安，公孫述復躍馬稱帝，更始號令且不能行於一城之內矣。光武不自立，無以新天下之耳目。漢豈能復興哉？然使更始終不降赤眉，雖失地被擒而死，猶可說也。抑既請降於益子爲侯爲王，尙何兄終弟及之有？昔高帝起沛，名爲應陳涉爲漢王，則立由項羽、馬遷入陳涉世家，入項羽本紀，及班氏斷代爲史，皆擯諸列傳，早有前例。光武紀之用更始紀年，亦猶高紀之用秦紀年，取便隸事耳。餘詳張衡傳集解。

劉盆子傳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

謹案袁紀作何與此同。

崇同郡人逢安注東觀記曰逢音龐集解劉攽曰案逢字從彔至先謙曰官本作逢不誤謹案官本作逢乃校刻時所改若監本本從彔不誤則劉氏不必刊矣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並見上

案赤眉稱號最尊者三老次從事次卒吏袁紀所述亦同劉氏上云當改爲卒史說甚精確但謂三老從事卒史皆

是漢小吏名則頗嫌無別此右校卒吏通鑑已改爲卒史劉氏與修通鑑得用已說胡注謂漢注卒史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則亦考之未詳夫赤眉以三老爲尊所云從事卒史必其同等必皆小吏固也秦時有郡三老見本書王景傳漢則自高帝以來唯縣鄉置三老鄉三老介在亭長嗇夫之間明見前續百官表志誠小吏矣從事則自司隸校尉都官從事以下卒史則自廷尉文學卒史以下前書載王尊由郡決曹史舉幽州刺史從事顏注引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從事必刺史始能擇其重可知兒寬由博士掌故選補廷尉文學卒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漢博士掌故皆六百石故蘇林於文學卒史注曰六百石舊郡皆有自非無本臣瓊乃引漢注謂卒史秩百石顏注是之不知卒史固有百石者而實不止於百石黃霸即嘗爲二百石卒史矣儒林傳序載武帝時有左右內史大行卒史郡太守卒史至元帝好儒始於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別之曰百石卒史則其他不書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補其原秩有比二百石目上者亦必無反補百石卒史之理也又張騫守勃海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領從史記滑稽傳作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可悟公府諸曹操即以卒史署兒寬之不得署由見謂不習事王生即文學卒史之署議曹者耳前漢公府所辟掾史經上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至比四百石見漢舊注尤不應概以百石卒史當之蕭何尹翁歸張敞均嘗爲郡太守卒史可以類推就令如胡注軍行部校皆有卒史何至與三老皆爲小吏故劉說失在無別胡引臣瓊說斷卿寺諸郡卒史皆百石失在夢之未詳也唯續志百官五劉注引漢官載河南尹員吏於諸縣有秩諸屬吏外有

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蓋是鄉各一人。故多至二百數十。此則與三老同爲小吏者。今各本注。吏仍譌吏。然百石卒史。置自元帝。有儒林傳序可證。斷不容作吏。又王常傳注引東觀記。上稱江夏卒史。此吏字各本皆不誤。是劉說終精確不易矣。

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注肴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殺。是。

謹案官本注作殺。取與正文應也。然觀下文肴亂日甚。正文本作肴。知此處正

也

文作殺。乃繙刻之。

誤注蓋本不誤也。

幽閉殿門。官本門。

作內。

#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後漢書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呂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

景帝七代孫也。

袁宏紀。邯鄲劉胡子等假漢威勢惑亂吏民。詐以下者王郎爲成帝子云云。林蓋字胡子也。

先謙曰。據下云林等愈動疑惑。則林不知子輿是詐。此詐者別一人。然則胡子非林字也。

好奇數。

術

任俠於趙魏間多通

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

郎緣是詐稱

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姪身就館趙后欲害之。

趙飛鷺也。

僞易它人子呂故得全

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

輿年十二

〔集解〕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識命謂知天命也。

〔集解〕蘇輿曰。識命者謂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命者即推星命人之稱。猶卜人稱日者。相人稱相者耳。王補曰。蘇說是舊注迂回。蓋郎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其所識亦從其類耳。

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

丹陽楚封也。在今

歸州秭歸縣東也。〔集解〕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目須天時，須待先謙曰：官本也。作地是。

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

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目觀衆心，百姓

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

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

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

字。凡有曰字，皆史臣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目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案文多下一曰者謂侍郎韓公等。〔集解〕萬承蒼曰：案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即曼卿也。先謙曰：案東觀記不言曼卿所據各異也。

解形河濱，削迹趙魏。

〔解形猶脫身也。〕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

〔東觀記〕案文多下一曰知命

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

爲其先驅。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於斯。目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薰蒸，應時獲

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目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

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

天子所在，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曰行在所

不識去就。强者負力。負恃弱者惶惑。

也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

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自

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自從人望。於是趙國自北遼東自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

薊得郎檄。

〔集解〕蘇輿曰：光武紀。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

走趣也。音子豆反

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自爲守柏人不如

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

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滿作蒲。守鉅

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

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興者乎。

〔集解〕王補曰：成方遂王之明皆以妖妄僞冒乘隙煽奸盈廷。恆怯幾致大亂。雋不疑用經訓斷疑聲重漢室。方遂比以誣罔

不道要斬東市。王之明之獄黃得功。劉良佐力爲申訟。後世猶有疑其枉者。可歎也。王郎假附成帝遺體。僭竊尊號。罪在不赦。光武於杜威持節請降之頃斥之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興者乎。所謂折以大義。則亂萌立絕也。大哉王言。當機立斷。不假計。

較不須廷議。天亶神武之聰爲萬世人紀立極。後有際斯變者。得其說而存之。弭亂誅妖。孰大於是。可顧得全耳。

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尙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  
中山衛子豪之女。

爲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召弟防爲輔國

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傑。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郡字。監本同。

沛人周建等竝署爲將帥。攻下濟

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

〔集解〕惠棟曰。胡氏案。姓譜云。春秋絞國即僕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王幼學云。絞古巧反。字或作姣。案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昌邑於後漢屬山陽。章懷於蓋延傳注亦言春秋時宋之西防城。非無據也。先謙曰。漢有防東縣。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南故城是也。西防城在縣西。其南即單縣境。本春秋時宋防邑地。後謂之西防城。後漢置防東縣。在西防之東。故取名焉。章懷以西防爲縣非也。

是時東海人董憲。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憲字儒卿。東海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

顧猶念也。〔集解〕王補曰。注見劉盆子傳。袁紀作一戶。不

客報怨衆稍多。遂攻屬縣。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旣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

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曰。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俊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茂建將三萬人攻延於蒲西。延逆擊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

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

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

反音幡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鄧。

今亳州縣也。鄧音何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志云。山桑縣有垂惠聚。

解〕先謙曰。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鄧縣鄉。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志云。山桑縣有垂惠聚。

共立永子紂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紂。建於垂惠。〔集解〕洪頤  
王梁傳俱作偏將軍王霸。王霸傳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並將臧宮傳俊兵而以宮俊爲  
騎都尉。四年秋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此騎都尉王霸蓋涉宮俊而訛。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紂建亦出兵

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紂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紂奔佼彊。

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紂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

〔集解〕

王補曰。此與蓋延傳皆言萌襲

破延。與東觀記異。注見延傳。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集解〕

惠棟曰。任城有桃聚。萌所據也。前漢

屬東平。故萌自號東平王。

龐萌。〔集解〕先謙曰。官本提行監本同。

案前標總目無龐萌。汲古本是。

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呂爲冀州

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萌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

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

衆降。上奪其榮。謂萌曰。前在邯

鄲知之何速耶。萌曰。知之久矣。

光武卽位。呂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呂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者。解見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曰。爲延譖

明紀。龐萌是也。

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萌與延爭權，懷延譖已，遂勒兵反也。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呂龐，萌社稷之臣。

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集解〕王補曰：光武嘗以社稷臣許龐、萌及萌反叛，自將討之。其與諸將書首輒自任失人失言之咎，不稍諱飾。所謂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也。後世帝鑒無恆先後相違，史並載之，徒見其自戾而已。

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紂、蘇茂、俊彊去下邳，還蘭陵。

〔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使

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

〔集解〕惠棟曰：桃城即桃鄉。也東郡燕縣有桃城，非此。

帝時幸蒙。〔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商邱縣東北。聞之，乃留輜重，自

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請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也。

去桃鄉

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

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

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紂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

拒新陽。

〔集解〕新陽縣屬東海郡。先謙曰：地闢。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

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承音時證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承並作丞當作承建陽今兗州府驛縣西

帝至蕃

蕃音皮

去憲所百

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自待其敵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

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俊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縉山。

縉縣名故

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縉山即其縣之山也〔集解〕先謙曰縉卽鄧也在今兗州府驛縣東八十里

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剡城。

〔集解〕

先謙曰刺誤官本作鄭是下同在今沂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故縣社

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闕門卽此地也劉

紂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

贛榆縣名今海州東

海縣也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進字

憲乃流涕謝其

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

爲吳漢

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

斬憲於方與。

方與音防預〔集解〕先謙曰在今沂州府魚臺縣北

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爲關內侯

〔集解〕先譏曰：官本無下爲字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閼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閼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呂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呂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浸廣。漸也。兵甲日盛。王閼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呂義方。步大陳兵引閼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閼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閼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呂上賓之禮。令閼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

爲齊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紂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閼諫曰。梁王呂奉本朝之故。是呂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

汲黯目公孫弘之詞

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呂其將費邑爲濟南

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呂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里。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

茂讓步曰。呂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旣呼茂。不能待邪。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負貞猶言負罪。負罪

已求救。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張步旣於我也。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張步旣

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

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閼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淄。與弟弘、蘭。〔集解〕先謙曰。蘭誤。官本作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

之。王閼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閼屢諫忤旨。哀帝臨崩，呂重綬付賢曰：「無妄呂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恆懼。閼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重綬？」呂待禍至邪？賢知閼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重綬。閼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閼，乃出爲東郡太守。〔集解〕錢大昕曰：莽傳有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閼，即其人也。壽良本東郡屬縣，故史家依本名書之，不用莽所改名也。然莽雖分壽良爲郡，仍改東郡爲治亭，未嘗卽以壽良爲東郡，則史所書未核矣。諸傳中如和成卒正導江卒正朔調連率沂平太尹之類，皆用莽所改名，史何以變其例？閼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閼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

〔集解〕洪亮吉曰：案許縣獻帝徙都後，始改許昌。前漢安得有此名？此史誤。

王莽時爲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

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

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集解〕先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

謙曰。注見光武紀。

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

灊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

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集解〕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王會汾曰。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安風爲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先謙曰。灊山山名非縣也。注誤。寰宇記。山在懷寧縣西北二十里。高三千七百丈。周二百五十里。有三峯。天柱山。潛山。皖山也。灊縣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安豐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

揚州牧歐陽歎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歎請得喻降臨。

曉喻其意而降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喻降之。

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

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

飯音扶遠反。

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

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

〔集解〕洪頤煊曰。前書何武傳。莽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連引諸所欲誅上。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偉即宏也。

寵少爲郡吏。地皇

中爲大司空士。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

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

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

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呂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

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順義縣西南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呂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

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集解〕語在漢傳會

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呂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

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狐奴縣名屬漁陽郡。〔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順義縣東北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

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

望甚高。

貞持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接之不能滿。呂此懷不平。

發兵時。大王遺寵呂所服劍。又倚呂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呂失望。

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及莽篡位

後。豐意不平。卒自誅死。光武大笑。呂爲不至於此。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

加。愈快。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

〔集解〕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紀載寵語曰。今但若是。陛下忘我耶。

是時北州破

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自貿易。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

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桓譚已之狀也。

固求同徵。帝

不許。益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

者。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

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

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呂與

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

浮軍雍奴。

〔集解〕先謙曰：潞，今順天府通州雍奴，今武清縣。

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

〔集解〕胡三省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

營相去百里，其孰豈

可得相及，比若還。

若汝也。

北軍必敗矣。

寵果

盛兵臨河，拒隆。

〔集解〕惠棟曰：河潞河也，在城西三十里。酈元云：今遺壁故壘存焉。

又別發輕騎

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

浮遠遂不能救。

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

遣使自美女繪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

皆與交質連衡。

交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

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

變。

東觀記曰：夢蟲祖冠幘輪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也。

王幼學云：質如字，正誤云質當音致。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

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人。

〔集解〕惠棟曰：秦呼民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真人也。

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勑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又呂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猝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呼曰：趣爲

諸將軍辦裝。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已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爲

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呂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

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

〔集解〕胡三省曰。加馬以鞍勒曰被馬。

使妻縫兩練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

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卽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目詣闕。封爲不義侯。

〔集解〕王補曰。權德輿云。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俟也。此而可侯。

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先謙曰。東觀記云。詔討寵者封侯。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明旦。閭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

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呂子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

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集解〕先謙曰。漢三水縣。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

德芳由是許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呂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呂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計議。呂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爲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集解〕惠棟曰。是時匈奴單于。乃呼韓邪單子之子。呼都而尸道單于也。名興。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爲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也。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呂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集解〕胡三省曰。姓譜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爲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

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

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集解〕先謙曰漢五原郡治九原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大河外今馬喇特旗東

南境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

代郡太守劉興。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將數百騎攻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

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王補曰按馮異傳異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襲韃日逐王破之

芳後自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

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

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舊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

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鑄胡侯。

鑄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鑄羌侯卽其類。

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

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集解〕先謙曰在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

〔集解〕王補曰匈奴聞漢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

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見本書南匈奴傳。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

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臣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期於奉成宗廟。興立

社稷。是臣久稽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臣肺附之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肺附音梯府。梯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也。

使備北藩。無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

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

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

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集解〕錢大昭曰。郡國志不載安定屬國。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又隸釋劉寬。

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扶可  
證東京有安定屬國都尉也。

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駿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

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

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  
〔集解〕先謙曰：慶陽府環縣西有青山，即此。續志注：北地參歸縣有青山。

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

云：訢，古字。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

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

之思邵公，愛其甘棠。

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

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目此乎？若數子者，

豈有國之遠圖哉？

〔集解〕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周壽昌曰：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

劉氏添經字無謂，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

猶目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

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

〔集解〕先謙曰：掘是偏之誤。觀其智略，固無足目憚漢

祖，發其英靈者也。

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无首吉也。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齊王張步。寵負強地。據漁陽也。憲榮深江。起廬江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皋之國。伏於光武也。



# 後漢書集解卷十二 技補

王昌傳時趙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也。

案注與光武紀注同然平干繆王元乃景帝曾孫七字皆誤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劉胡子

等至然則胡子非林字也。

案胡子爲趙王庶兄已具光武紀集解故不贅及據聚珍本東觀記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前書景十三王

傳趙敬肅王彭祖再傳至孫懷王尊中絕宣帝以尊弟哀王高紹封高傳子共王充充傳子王隱莽篡位貶爲公胡子當即隱之庶兄武帝時以親親故別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傳子繆王元薨以前罪子不得立國除平干即廣平臨即林也以林爲即元子不曰故平干王子而曰故趙王子未知

何說然林與胡子之爲兩人則甚明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輿曰識命者謂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至其所

識亦各從其類耳。

案昌詐言趙后欲害之不得意以爲殆有天命故章懷說識命爲知天命卽下文賴知命者將護朕躬亦當作如此說方合詐言之體雖此所謂郎中李曼卿與東觀記所謂侍郎韓公等者未知是一是二然郎

中侍郎皆官也命者業也世必無儼然士夫而專以業名者微論乖立言之體史亦當無此書法矧古之星命家或名星者或名術者未聞有命者之稱周壽昌謂識命卽今所謂算命人固誤矣然猶與下文知命者同說也蘇氏乃就周意別自爲說以識爲相識之識王氏又從而和之卻皆忘此爲昌自詭告人之辭非史家紀實之語語出於史則謂方以類聚昌所識亦不過命者未嘗不可而年甫十二未必卽已爲卜相工仍可疑也今辭出於昌如謂人識已而將謾之斯於辭不害若在己甫識一命者卽隨之浪游此

不可告人之事。何足惑人。反不如並此識字去之。之爲得矣。

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呂觀衆心。

案袁紀當下有至字。

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注聖公、光武。至故曰南嶽諸劉也。

錢大昭曰。肇始建國元年。分四方爲四嶽。故有南嶽之稱。猶云南方耳。陳騤傳云。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與此同意。諸劉謂

嚴鄉侯信。安衆侯崇。徐鄉侯快。陸鄉侯曾。扶恩侯貴等。亦不專指光武。疑注誤。

遂攻柏人不下。至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張燈曰。柏人。即今順德府唐山縣。鉅鹿在其東南。傳云東北誤。

劉永傳。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俊彊爲橫行將軍。注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集解惠棟

曰。至章懷以西防爲縣非也。

謹案惠氏引左傳杜注。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說本續志。山陽郡有西陽侯國。吳卓信謂今金鄉縣西有西防城。本春秋宋防邑能實驗所有也。前志山陽郡有西防城。說本續志。山陽郡昌邑劉注實則劉氏亦非

隱十年敗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是也。後書劉永傳注。西防縣名。二漢志無西防縣。疑陽爲防之誤。已見補注。故西陽爲東平思王子頃侯並封國。明見前書。王子侯表固不得指爲西防之誤。而前志以西陽繫山陽郡之末。東漢無其國。續志即以防東繫山陽郡之末。西漢亦無其縣。準以地望。則西陽當即防東抑即西防矣。晉縣無防東蓋已併入高平國之昌邑。故杜注云。然劉氏即以漢昌邑當之。未合也。唐縣並無昌邑蓋又併入宋州之單父。故章懷注云。然杜茂傳云。時西防復反。迎俊彊茂率捕虜

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準以史家得城邑曰拔之例，指爲縣名，亦似別有所本。或莽廢漢諸侯國之時，嘗改西陽國爲西防縣，以別於江夏郡縣之西陽，後又轉改爲防東，兩志皆未及詳著耳。

殺淮陽太守。

案太守爲潘騫見光武紀

時平狄將軍龐萌反。

錢大昭曰平狄  
蓋延傳作平敵

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注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集解先謙曰：官本承並作承，當作

丞。

謹案建陽前漢東海郡侯國非縣後漢省丞亦漢東海郡故縣然兩漢志均作承

襲取贛榆。注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

案贛榆本前漢琅邪郡屬縣後漢改屬東海郡在今海州贛榆縣東北

張步傳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

錢大昭曰伏隆使齊傳在二年冬此云三年疑誤今案光武紀劉永立步爲齊王與步殺隆均在三年二月蓋隆本以二年冬往使以三年春被害此傳文蒙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言之取與紀合非誤也

王閼亦詣劇降。

侯康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王閼本事曰閼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閼出東武城門馬奔墮車折齒閼心惡之移病歸府遂得免

閻慶諫忤旨。

侯康曰。閻忤旨事見前書董賢傳。  
又有諫尊寵董賢疏。並見漢紀。

彭寵傳。地皇中爲大司空士。

士原譌事據錢  
按改官本不誤。

盧芳傳。居左谷中。注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

張熷曰。今續志三水下。但有劉注。  
云有左谷。盧芳所居亦無右字。

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錢大昭曰。時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故言三水屬國。侯康曰。  
都尉治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見水經河水注。

期於奉成宗廟。

官本成  
作承

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

安定原誤爲安國。據錢按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安國疑當作安定。是錢所據本亦誤也。

集解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

屬國都尉張奐討之。

案永壽元年。奐由議郎遷  
安定屬國都尉。亦見本傳。

又隸釋劉寬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扶。

侯康曰。蓋勳傳注  
引續漢書曰。父字

思齊。官至安定屬  
國都尉。亦一證也。

徙於冀縣。注今秦州伏羌縣。

伏原爲奉。據唐志正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奉羌。閻本作伏。  
先是錢所據本亦誤。伏爲奉。官本依監本。又與閻本合也。

周人之思邵公。

邵宣本文注均作召。案古字通作。

野戰羣龍。注。又曰。羣龍无首。吉也。

作無。本。无



#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隗囂〔集解〕惠棟曰：姓源韻譜云：天水隗氏出於大隗氏。先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集解〕先謙曰：今秦州秦安縣治。

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

〔集解〕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集解〕惠棟

〔前書云地

皇四年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

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

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興兄義及上弟

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增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

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大尹李育。先謙曰：平襄今隸昌府通渭縣西南。

崔廣等目爲

舉事宜立主目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

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目爲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集解〕通鑑胡注武王伐紂以太公爲師尚父田單守卽墨以一卒爲神師韓

信旣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爲官稱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

王莽尙據長安雖欲目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目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穆臣奉祠所謂神道

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

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乃立高祖太宗之廟胡注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云今廟在

秦州上邽縣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東北五里牽馬操刀奉盤錯鋏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鋏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盜爲

所以禮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

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

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蘊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鋏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鋏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盜爲

攘攘也以七攘血而歛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歛也以此而言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

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

允承大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

血錠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錠不濡血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鍊血加書一如古禮

〔集解〕惠棟曰杜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

羣白虎將軍隗崔

〔集解〕通鑑胡注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

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屬正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

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

〔集解〕劉放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

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集解〕惠棟曰逆理逆節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

煬殺孝平皇帝

〔集解〕惠棟曰

顏籀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煬殺孝平皇帝

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

二繕於天下言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日爲祥瑞

大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當代漢之意

祥應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十餘人〔集解〕劉放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

越之竹不足目書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鬻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明理篇荆越之竹猶不能書，高誘注楚越竹所出也。

〔集解〕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

昔秦始皇毀壞謚法，自一二數欲至萬世。〔集解〕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

至於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集解〕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是傳之無窮。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集解〕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據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集解〕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集解〕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集解〕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元城孺子王，尊禰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爲銅檼，檼飾以金銅琧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集解〕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周壽昌曰：土作，即興發土木工貢，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造土木意，舉土以該木也，禮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貢，土字似不必改作工。發冢河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集解惠棟曰：口語單辭之類，無左證者也。

蓋亦惟從騎騎四十人。法冠晨夜。

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

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

安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

灌目醇醯裂目五毒。

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块而薙之。

集解

惠棟曰：程義傳，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注野葛、狼毒之屬也。

政令日變，官名月

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斧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不知所從，商旅窮窶，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酷賣、賣鹽鐵器、鑄錢。

名山大澤此爲六也。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

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曰：苞苴，算筭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賄爲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

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鎌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櫨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

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都怨怒不附。莽諷詳柯大尹周歆，詐殺都，都弟承

起兵攻西侵羌戎，東摘滅貊。摘，擾也。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

使四境之外，竝入爲害。

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灝、淮也。滌、蕩也。灝、淮也。蕩、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之所天，疾疫之所及，昌

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

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

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趾見光武紀今莽

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興滅

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

王爲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然後還師振旅，囊弓臥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囊韜也。臥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

無負子之責。百姓離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集解）錢大昕曰：史記魯世家，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小司馬云：尚書負爲不，鄭玄讀不曰負，負上天之責也。章懷注非。（王伯厚嘗言之。）

竽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安定卒正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

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器乃移書於向，喻曰天命反覆，悔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曰：「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集解：先謙曰：望既去，以明年正月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已爲丞相，敗死。詳劉玄傳。

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而大勢草創，謂平陵人，以興翼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驥衍自齊往，劉辛自趙往，士爭赴燕。

英雄未集，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興翼別郡，故言異域。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目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鵠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舊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忒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貳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貳，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

舟於江湖。〔集解〕劉攽曰：偏舟案史答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授公子曰：臣負羈繩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夫目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所不與，勇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集解〕王補曰：袁先謙曰：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涇水北彈筭峽口。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

及閒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固留望遂去。

囂等遂至長安，更始目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集解〕通鑑胡

注：就其舊號而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於滅族，擇木之難也。

更始感囂忠目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集解〕洪亮吉曰：前志南陽無南鄉縣，續志有之，蓋從後追書耳。將兵

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暑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

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自

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恭改清河爲平河。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恭作莽是。

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

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

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持書卽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治書。先謙曰。本治書避唐高宗諱改持。

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誤也。

杜陵、金丹之屬爲賓

客。〔集解〕惠棟曰。丹曹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云。羣賓客多。文學生案時班彪亦爲羣賓客。彪集有與金昭卿書。丹蓋字昭卿也。

由此名震西川。〔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聞於山東建武

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

〔集解〕通鑑考異云。鄧禹傳。愔叛禹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未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

年。西向天水。囂迎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集解〕陳景雲曰。注高平當作平高。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

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

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

是也。〔集解〕先謙曰。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四十里。囂旣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

京師三年，竈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目慰藉之良厚。慰藉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始以殊禮遇隗竈，此兵機也。張步之勢與才下，竈無算，然乘其北憂漁陽，南事梁楚，而步遂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以此例竈設方其上書詣闕，違正君臣之禮，竈必不服而招誘關東羣盜，必投其隙以煽合從之謀，協規公孫，并力拒漢，中興之業，未可期也。帝因鑿融降附，既用河西扼隴蜀之亢，又以柔懷隴坻孤弱之勢，不戰而屈人兵，此計之得者，及羣盜蕩平，天下底定，乃始專精西討，隴滅則蜀舉，天戈一揮，坐受其成，自然之勢也。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竈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曰手書。

〔集解〕惠棟曰：

鄭康成云：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其文，故第五倫讀詔書而歎息也。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

驚馬鈚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驚馬最下者也。說文：鈚，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鈚刀爲鈚，言驚馬鈚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

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目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

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日馮異西征，得日數千百人，蹠蹠三輔。蹠蹠猶微將軍之助，則

蹠蹠猶

咸陽已爲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  
爭力也

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秋一  
歲中

成功之時，故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問構  
也。〔集解〕先

謙曰：淮南倣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與此解構同詩經或作遲返，又作遯觀，字異義，同皆言適然會遇也。帝欲囂用手書，勿以旁人倉卒相傳，恐其爲詞所掩，不達本意。

兵漢中，遣使呂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

〔集解〕通鑑胡注。謂相扶助而安也。

囂自呂興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

擊之，連破述軍。呂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目示囂，因使討蜀。呂效其

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文伯盧芳字也。〔集解〕萬承蒼曰：盧芳，許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劉文伯，不知爲盧芳。文伯非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集解〕通鑑胡注。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惠棟曰：東觀記

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囂持兩端，當在五年。

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

入朝許目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歛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歛詣闕。目爲胡騎校尉，封鑄差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鑄謂鑄鑄。也。〔集解〕先謙曰：宣本注謂作猶。而囂將王元、王捷常目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告更始西都。」

四方響應，天下喟喟，謂之太平。喟喟，衆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

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范增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紓居垂惠，侯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集解〕通鑑胡注：儒生謂鄭興、班彪等。羈旅危國，目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河西，上郡，東收三輔之地。

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目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函谷關遼岸。

天高，空谷幽深，制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峻周固，衿帶易守。」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目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亡霸。前書：徐陵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

熱卽還與蚯蚓同。愷子曰：騰蛇游雲，飛龍乘雲，雲罷，囂心然兀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

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

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呂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

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呂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呂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

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

說文曰：騰傳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子產騰辭高誘注：騰傳也。

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吏。

多文學，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與此微異。

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遣大中大夫來歛，持節送馬援，周遊先生長安，怨家殺遊，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歛恐其怨恨，

卽與援俱還長安。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繪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集解〕遊先生長安，怨家殺遊，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歛恐其怨恨，

〔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復上書止討蜀曰：蜀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響應之勢也。

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

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荊州也。乃詔囂

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呂潰其心腹。囂復上言。〔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復上書止討蜀曰：蜀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響應之勢也。

又多設支閭。支柱障闥。〔集解〕王補曰：來缺傳作多設疑故。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

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閭道。

又多設支閭。

支柱障闥。〔集解〕王補曰：來缺傳作多設疑故。

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

之，臣猶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卽勒

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

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

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退還。〔集解〕通鑑胡注：此因王曾子之詞也。

〔集解〕元隴坻之捷而有嫚書也。昔虞舜事父

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

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目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爲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

〔集解〕先謙

曰：今鳳翔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

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

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

歸輒復位號，不誅也。目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

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

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

厭浮

語虛辭，卽不欲勿報。罵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集解〕王補曰：罵於光武既臣之而復叛之於公孫述，既恥之而又臣之，首施兩端，進退失據，無一可者。

明年，述目罵爲湖寧王。欲其寧靜

北邊也。遣兵往來爲之援執。

〔集解〕通鑑胡注張

形勢以爲之援也。

秋，罵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集

馮異率諸將拒之。罵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竝無利，乃引還。帝

因令來歙、呂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大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

不避矢石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戮作勸是。

豈要爵祿哉？徒目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罵遣子入

侍，前後辭諫切甚，罵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罵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

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

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集解〕惠棟曰：秦紀云：出雞頭過回中。雞頭，卽笄頭也。同

王孟塞雞

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

〔集解〕惠棟曰：前書有藍田王孟史記云：黃帝采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攀雞頭卽此山也。李吉甫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禡縣東北二十里。樂史云：在高平縣西一百里。雍州記曰：雞頭山在鄆縣淮

南子高誘注。笄頭山在臨涇西。前志又有开頭山。在涇陽縣西。或云卽笄頭也。先謙曰。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隴坂在漢天水郡。番須雞頭瓦亭皆在安定郡。章懷云。在汧誤詳來獻傳。第自來未確。指番須之所在耳。牛邯軍瓦亭。安定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瓦亭故關在原州高平縣南七十里。隴山北垂。先謙曰。官本注。南作西。平涼府固原州南瓦亭山西麓有瓦亭關。接隆德華亭二縣界。通鑑唐貞觀三年太宗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舊志今隆德縣西北四十里有牛營砦。相傳牛邯營軍此。蓋卽西瓦亭也。翟自悉其大衆圍來歛。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翟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翟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呂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血盟爲漢。〔集解〕先謙曰。官本無血字是。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呂奉天人之用。退呂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呂歸本朝。生民目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充抵掌而談也。垂涕登車。振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援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曰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士莫不援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

議，還爲大中大夫。在論議之職。

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

卿目奔離之卒，拒要阨。（集解）先謙曰：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滯之官本，陵作拔，同。

申而不津汚也。是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苦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其飯牛於車下也。鯨布目劍目歸漢。鯨布爲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以作杖，是去恩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鄲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爲

太中大夫。於是羣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羣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集解）惠棟曰：隴西縣城也。

後屬漢陽，注以爲西城縣非也。陳景雲曰：注中城字衍。先謙曰：西縣今秦州西南。

而田弇、李育、保上邦，詔告羣曰：若東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

若

遂欲爲鯨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鯨布，云欲爲帝，亦任之也。

羣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

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

穎川賊起故東歸

月餘楊廣死翟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

丘

〔集解〕惠棟曰：或作戎兵，非史記王子侯表有戎邱侯讓水經漾水注戎邱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呼漢軍曰

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

亟罷

亟音紀力反

請自殺

自明之云刎割也

遂自刎頸死

何休公羊傳

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

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

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時民饑饉乃斂弩責履

恚憤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

時民饑饉乃斂弩責履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瘞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記云悲憤腹脹而死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歛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

〔集解〕惠

棟曰本志作雔在天水冀縣先謙曰通志伏羌縣西四十里有永寧鎮卽羌之大落門谷

〔集解〕胡

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呂東

〔集解〕通鑑胡

注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強宗恐其後復爲患也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

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鑠激昂。囂述困於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集解)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目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考作孝。是作亂也。百二者。以秦地除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前

官本注除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集解〕先謙曰。介于二大國之間。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集解〕先謙曰。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

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目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集解〕先謙曰。介于二大國之間。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集解〕先謙曰。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

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目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集解〕先謙曰。介于二大國之間。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集解〕先謙曰。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

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目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集解〕先謙曰。介于二大國之間。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集解〕先謙曰。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

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目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集解〕先謙曰。介于二大國之間。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集解〕先謙曰。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目爲護羌校

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乎。以彼妾自矜飾。蓋藉以羈絡賓從。詭託將吏與竇融。公孫述爭爲雄長地耳。是杜林、班彪、申屠剛之羞也。范史稱其坐論西伯。未可多嗤謬矣。猥曰回成喪而爲議。不知矯誣之過。適足貽亂賊以口實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驥徒焉。

哀帝時。呂父任爲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

爲侍御史。

任爲太子舍人。

稍增秩爲郡尉。典兵禁捕盜賊。

景帝昌曰。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爲郎。庶任字爲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即任子爲郎也。

後父仁爲河南都尉。

秦置

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

而述補清水長。

成帝末爲郎。而傳云哀帝時所載不同。未詳孰是。先謙曰。清水縣今秦州清水縣西。

十里牛頭山下。仁曰。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爲號。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

目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

言明察也。集解。汪文臺曰。續漢書。鬼神作神明。見類聚五十。御覽三百六十七。

王莽天鳳

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

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

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曰應漢。南陽人宗成。

集解。先謙曰。漢宗氏多出南陽安衆。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朱遵。犍

雒今成都府漢州北。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呂應成。

王莽改益州爲庸部。其牧宋遵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朱遵。犍爲土女讚云。白塵狂俗離斯圮。季仲繁馬社稷是死。遵子孝仲。武陽

人也。公孫賛號遵爲捷爲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紳馬必死，爲述所斬。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復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紳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祠。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爲憾獲也。正誤云：案此但謂婦子皆被係累，獲也。袁宏紀作俘獲。

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目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集解〕通鑑胡注：臨邛在成都西南。

成將垣副殺成，目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齶，東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傳誤。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

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惔於綿竹擊寶、忠，大破

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集解〕先謙曰：今綿州西南七十里。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

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若奮威德，日投天隙，天時之間隙也。（集解）惠棟曰：列子說符篇云：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霸王之業成矣。

宜改名號。目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

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

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

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令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

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

無塊

果實所生。無穀而飽。

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鷗。

至死。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

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

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

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襄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

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陝州巴山縣。（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巴郡魚復縣。扞水有扞關。李文子云：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

扞關即魚復江關。今瞿塘關。顏師古註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李賢以爲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揚縣有古扞關城。存。卽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實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荆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復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闕。

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呂竊秦地南順江流。呂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目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ム子系十二爲期。說文云。ム音私。系音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

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目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

以起成都。故號成家。集解先謙曰。黃乃服色。尚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述以葬尚以成爲國號也。與袁術稱仲家同義。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

建元曰龍興元年。呂李熊爲大司徒。呂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都爲成都尹。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

尹故述越巂任貴。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粵蠻蠻夷任貴殺太守。數焉。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先謙曰。越巂今寧遠府。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

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集解惠棟曰。梁州記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先謙曰。白水關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通志百二十里。東接陰平。西達平武。北連文縣。最爲要隘。

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東北也。〔集解〕先謙曰：今漢中府南鄭縣東。

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

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集解〕先謙曰：閬中今保寧府閬中縣西江州今重慶府巴縣浮西。

漢水而下。

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

衆目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

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

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

蓋以帛飾其蘭檻也。

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

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

〔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馮異傳俱作焉。案華陽志當從烏。

將數萬衆出陳倉。與李鮪徇三輔。

〔集解〕先謙曰：三年官本李作呂。是。

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

〔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焉戰陳倉。破之。異傳同此。誤以四年爲三年。

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

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

東觀記曰：筑陽縣人。

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集解〕解

劉攽曰：案文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戎西平人。與同郡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多兩關西字。

自稱矯地大將軍。戎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目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目岑爲大司

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興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

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荊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夔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集解〕劉攽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惠棟曰：案此註與岑彭傳注同。今華陽國志云：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及沔關。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爲江關卽瞿唐關。案前書地理云：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治郡國志。魚復有扞關，然則扞關當作江關也。先謙曰：臨沮今安陸府當陽縣西北夷陵今宜昌府東湖縣東。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

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

置鐵官以鑄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

妄引讖記曰：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

〔集解〕惠棟曰：周語叔向云：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章昭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至平帝十

二代，歷數盡也。

〔集解〕據漢十一帝言，一代者并數呂后。

一姓不得再受命。

〔集解〕惠棟曰：周語叔向云：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章昭曰：一姓一代也。逸周書王子晉曰：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

姓而再有天下者。陳景雲曰：姓不再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集解〕括地象錄運法。

尙書帝命驗之文見詩文王篇正義。

並河圖名也。

〔集解〕先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

謙曰：官本錄並作錄。五德之運。

乙卯也。述言西方太

守能輒絕卯金也。

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呂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

(集解)通鑑胡注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

代漢者當塗高君豈

高之身邪。

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集解)洪顯煊曰三國志周羣傳父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文選景福殿李注引獻帝紀又

以爲故白馬乃復呂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

王莽許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爲符瑞言不足倣徵也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

爲君事耳何足數也。

數責

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目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

可爲宜留三思。

(集解)王補曰華陽國志引此書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

也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豎君身邪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

園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其詞與本傳大異所釋讖記尤足破述之迷謬

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

(集解)先謙曰官本漸作將

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

所不能廢也

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

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

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

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爲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

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卻就於滅亡也。

〔集解〕劉敞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

可併用。兩於字也。惠棟曰：東觀記云，死而成功，愈於坐而滅亡。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震四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目爭天

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

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目爲武王復

出也。

〔集解〕惠棟曰：武王一本作文王，尙書西伯戡黎，先儒皆以爲武王也。先謙曰：官本武作文，以上文文義推之，西伯謂文王是也。惠說非，王補曰：袁記通鑑均作文王。

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

之度外，而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集解〕先謙曰：官本居作歸是。發間使召攜貳，問使謂來

歎、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

目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王氏卽王莽也。臣之愚計，目爲宜

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目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目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

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目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目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集解〕

通鑑胡注。鄒陽云。周用謂光武。驅烏合之衆。〔集解〕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

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集解〕通鑑胡注。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

使延岑、

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數。蜀人及其弟光。目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

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

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駕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旌雲罕鳳皇闌載皮軒。

鑾旗旄騎。

旄頭之騎也。

陳置陸

載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呂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集解〕王補曰此著述敗亡之由

八年帝使諸將

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

倉述改名白帝倉

〔述以色尚白故改之〕

自王莽日來常空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

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讖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

王元降述目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姓譜曰楚環列尹之後河池屬武都郡

又遣田

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

〔集解〕惠棟曰蔣杲云岑彭傳馮駿爲威虜將軍案文破下脫威字

拔巫及夷

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夷都縣西〔集解〕先謙曰巫在夔州府巫山縣東夷道今荊州府宜都縣西北

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也在今夔州夷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

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集解〕先謙曰已見上此復出城邑

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呂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

若丹青。〔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說文云：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李善云：丹青不渝，故以方贊。王補曰：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述省書歎息。呂

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云：尚書解文卿大夫鄭父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

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

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

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類也。開示恩信，勿自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日

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

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集解〕王補曰：光武之詔喻公孫述曰：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自疑其敕耿弇，則曰：張步前殺伏隆，

若步來歸，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所謂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也。帝王大度，三代下吾於光武見之。述

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

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自配岑於市

橋。市橋，卽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僞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忌反。又式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

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

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令壯士突

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戟刺述，中頭，卽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與此異也。

述自知兵屬延岑，其夜死。〔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述冢在蜀州江源縣東一十三里，高三丈，周迴二十步。故老傳云：此冢銅作鉸絡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自謫漢，又讓漢副將劉尚。

〔集解〕惠棟曰：曰東觀記作禹。韓子曰：孟孫獵得麌，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目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

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麌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麌，使秦西巴當更職。云云禹卽尚也。嘗更吏職，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

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敕馮異曰：輔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無爲郡縣所苦。其平蜀之日，讓劉尚曰：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駭異。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於異則戒之於前，於尚則痛之於後，仁愛之誠矣。世如揭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其信與？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竝目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爲光祿勳。目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謂李業、李譙。

玄等見獨行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碑爲朱蓮，紲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索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益州，封爲列侯。董君習禮明詩，貢爲博士。

程烏、李育

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士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爲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禹山，因以爲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

能，而至於後亡者，將目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目文俗自憲，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目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目高深自安，昔吳起所目

慙魏侯也。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

也。千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璡等，泥首而縛降。  
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紩銜璧以見楚子，曉王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跕。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違猶去也。



# 後漢書集解卷十三校補

隗囂傳史奉璧而告注璧者所以禮神也。

官本禮作祀

奉盤錯錠注以此而言題卽匙字。

題官本作鍾案承上文正字詁鍾卽題之誤作題是

反戾飾文日爲祥瑞注大風毀莽玉露堂。

玉露官本作玉路案前書莽傳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而莽於始建國元年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亦見本傳服虔注云如言路廟也是

則作玉露誤卽作玉路仍誤一字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

案莽傳以子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在始建國元年地皇元年乃據紫闈仙圖謂臨有兄而稱太子爲名不正改立安爲新遷王臨爲

統義陽王。

注說亦誤。

援引史傳注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

宜呼嗟告天與前書莽傳合官本作宜乎嗟呼告天多一乎字呼嗟二字亦誤倒

設爲六管注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爲六也。

此爲官本作此謂與上謂字複明誤

沒入鍾官注傳詣鍾官八十萬數。

張熾曰據莽傳八乃以之誤

西侵羌戎。注：西羌龐恬傳。幡等。

幡原譏潘據錢  
按改官本不誤

而大事草創。注：草創謂初始也。

官本初始  
作始造

更始使執金吾鄧曄。注：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

官本注  
脫以字

曄迎擊破之於高平。官本迎  
作逆

叵欲討之。注：叵，猶遂也。

案班超傳欲因此叵平諸國。  
注義同周壽昌云疑借作頗

豈要爵祿哉。官本祿  
作位

曄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

集解陳景雲曰注中城字衍。案公孫述傳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注明

云在漢陽西縣足知此城字爲誤衍也。又晉志漢西縣晉改曰始昌故注謂一名始昌城。

公孫述傳喟然自曰爲武王復出也。

官本無爲字

不亟乘時與之分功。注：亟，急也。

官本無此注

使元興領軍環安拒河池集解：河池屬武都郡。

今秦州徽縣四十里

拔巫及夷陵夷道注：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陝州夷都縣西。

案注及下荆門注兩夷都均應作宜都官本不誤

呂明丹青之信注：楊雄法言曰：

楊官本作揚案雄姓前書本傳雖據雄自序从手而古書相承多从木亦自有所據已見前書雄傳補注故不具

